

周
禮
輯
義

周禮補卷之十一

姜兆錫輯義

冬官司空第六

此冬官司空文讀而今姑叙其畧也名司空者疏謂掌邦事以富王室使民無空也書蔡

謂掌空土以居四民也蓋掌空土而後民無空義相足也唐虞以上多名其工堯時始爲司空舜典帝咨四岳置百揆食日俎禹作司空註云堯初冬官爲其工舜舉禹治水堯改命司空以典之禹登百揆後乃復名其工也服人名宏父酒誥曰宏父定辟餘見天官○孫士龍曰周禮凡經秦火至漢得之則冬官獨缺以致工記補之宋臨川俞樾翁著復古編謂冬官不亡雜出五官中永嘉上與之作周禮訂義元清源丘吉甫臨川吳幼清考註皆因之國朝吁江何司寇亦因作周禮集註復加易置詳皆若六官無關而互相甲乙未必皆聖經初祇也晉安柯氏又以地官攝人而下屬於冬官爲周禮釋原然鄭屬司徒而遂屬司空鄭又謬矣徐常吉日周禮關冬官近世俞廷椿乃以冬官散見於五官而未嘗關遂擬五官之屬以補冬官夫周禮一書深遠精密其官職分布聯屬靡不有義而任意割補是昔冬官闕而今五官俱闕也夫周禮者周公未成之書傳稱公伐商奄之後管治成周其明年制禮作樂又明年致政於王而書周官序則云成王滅淮夷還歸在臺作周官夫滅王低淮夷歸而始

作周官其前此雖周公制禮作樂而一代之典尚未定則周禮者乃公預擬以待若唐之顯慶開元禮初未嘗見之行事也所以班爵祿之制與武職孟子皆不相合而其餘之制與諸經亦多異同不然使已見之行事則其後成王何又置正百官而有周官之作也愚故曰周禮周公未成之書也夫以公所未成者而遽以臆測補遺亦妄矣愚按冬官本闕而舍氏苟為綴綴者固議其妄若攷工記雖附於漢然攷其所記者三十工耳與周禮五官官職亦初不相類也今遵五官例採冢宰職及書周官篇補惟王建國以下四十字冠於篇首以見冬官設官分職之本義其次仍列冬官司空序官及冬官司空序職等字於前使知官職之闕未可率補而因攷工書無錫以下至博瑱之工陶師凡三十工題曰攷工記序上列於左方之前畧如他官之序官又其次乃取有虞氏以下至篇終凡三十工之職題曰攷工記序職列於左方之後畧如他官之序職凡此庶存先聖一錢未亡之遺而亦以示後人不致泯焉以傳件經之意則後有聖明作述得尋十一於千百者或猶有望云

冬官司空總序

此終言王者設官分職以立冬官司空之意乃第六官之總序附闕其文而今補之也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乃立冬官司

空使帥其屬而掌邦事以佐王富邦國邦事即六典之事典富之言利也是也記曰來百工則財用足書周官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或疑周禮冢宰以下五官與書周官司所掌並同獨冬官則居禮掌邦事以富邦國而書周官乃掌邦土以居四民何也曰周禮言其總書周官言其大也冬官之職自城邑宮室溝洫之屬下及於一器一物其事備矣要其大者則地邑民居也地邑民居得而百事無不舉此周禮與書周官相為表裏之義也

冬官司空序官

此承上文序冬官設官之數也如諸官之例當為事官之屬大司空卿一人小司空中大夫二人又地官鄉師職有及葬義斧以游匠師之文為事官設其職之官更當為匠師下大夫四人及上士中士旅下士

云云之屬而其下既闕不備未可妄為牽合也故今明著其闕而別以考工記序工之文列於左方

冬官司空序職

此承上文序冬官分職之事也如諸官之例當為大小司空及匠師之職云云之屬而序

官已闕况序職乎故今亦明著其闕而

別以攷王記序職之文續列於左方

攷工記

平仲王氏曰後儒謂禹作司空其職至於地平天成豈區區百工而已其說蓋偉矣然周禮出級職之餘冬官

既亡河間獻王始用致工記續之以存事典形似不敢得於五
官也而林氏輩乃以亂先王之典罪之梁氏又謂司空大要已
列於大宰職而為司空之屬者止稱百工無列爵無兼職無聯
官無疊役故名其篇曰致工記則又似此記果足以備冬官也
而不知其
說皆非矣

致工記總序

左為記首總序設工課職之文猶五總序設官

此則先言職而後言工又五官皆止序本官之官職此則通
論國有六職以起百工之職其體製並與五官不合亦猶古
文小序相似而
已序工倣此

國有六職百工與居一焉或坐而論道或作而行之或審曲面勢
以飭五材以辨民器或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或飭力以長地財
或治絲麻以成之坐而論道謂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審
曲面勢以飭五材以辨民器謂之百工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謂

之商旅飭力以長地財謂之農夫治絲麻以成之謂之婦功與舍

古勢字下並同長上聲王氏如字三公與王坐論故稱王公一說
當爲三公○六職卽王公以下六條道新理也論者論其所行之
理也卽書所謂茲惟三公論道經邦也作起也行者行其所論之
事也卽所謂六卿各率其屬以倡九牧也五材先鄭謂左傳所謂
金木水火土也後鄭謂下文金木皮玉石也飭修也謂審察其委
曲而相其形貌以修飭材物而辨治審用也卽家語所謂百工飭
力以資用也卽所謂商賈阜通貨賄也飭勸也地財凡穀物也勸
力以使之生長卽所謂三農生九穀也絲爲帛麻爲布化治以使
之成也卽所謂績婦化治絲麻也此首明百工爲六職之一以見
其不可廢之意也○鄭敬仲曰考工必首及於王公士大夫之職
何也蓋治天下不可耕且爲百工亦然也勞心者治人而食於人
勞力者治於人而食人故六職先以王公士大夫而成之以工商
農婦後世許行彭更之徒豈知此耶王昭禹曰五材者民器所資
以成也欲飭五材必先乎審曲而執相窺理所在乃能審曲惟正
體所向乃能面執若飭木爲舟車弓虛之屬飭金爲量鼎劍削之
屬飭土爲甌甔釜豆之屬飭水火而運用之以成衆材之屬是謂
飭五材若輪辨高下之地弓辨安危之人庶辨土之剛柔劍辨土

之上下之屬是謂辨民器。愚按後鄭據本記而言五材先鄭據春秋傳而言五材者金木水火土原五行之理金木皮玉土指五材之具諸工之材皆五行之理二說並行而不相悖也工不及水火者器焉謂水火以運各材故不言也其亦審出而裁以飭之者如匠人爲溝洫及輪人養陰齊陽之類是也後鄭於諸工不及設色者其所設無專材矣

攷工記序工

左爲攷工歷記各工之文微有類於五官之序官故謂之序工而其體實亦與五官不合也

說見

總序

粵無錡燕無函秦無廬胡無弓車粵之無錡也非無錡也夫人而能爲錡也燕之無函也非無函也夫人而能爲函也秦之無廬也非無廬也夫人而能爲廬也胡之無弓車也非無弓車也夫人而能爲弓車也

錡音博燕平聲夫音扶○此以下專申百工之職而先借其不以工名者以起下文工所以名之意也粵南蠻燕胡北狄秦西戎也錡田器也詩持乃錡錡是也函甲也廬戈戟柄之屬也無錡無函之類言其地人人能爲之而無錡函等

工也。○註曰：粵地塗泥多草葦，而山川金錫錯治之衆，田畝尤多。燕近強胡，習作甲冑，秦多剡木，善作舂鏑，胡今匈奴無屋宅田廬，畜牧逐水草而居，皆知爲弓車，故此諸國不置是工也。知者創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謂之工。

百工之事皆聖人之作也。燔金以爲刃，凝土以爲器，作車以行陸，作舟以行水，此皆聖人之所作也。知者聖人也，創物者也。知無不知，故能立法，巧無不能，故能述法。山

是世守其業而工名焉。此聖人所以開物成務也。燔金以下，蓋舉四條以例之。○王氏曰：形而上謂道，形而下謂器。道本於性，命而器之理藏其中，器成於度數，而道之迹顯於外。知足窮理而能創巧足循迹而能述，故云知者創物，巧者述之。大司徒以世事教民，則民不失職，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于弟之學不勞而能，故攻木之工不使攻金，攻金之工不使攻玉，果是桃固各精其事，故云守之世謂之工。又曰：守者循迹而已。易云：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莫大乎聖人。非聖人觀象義能作之，故斷木爲杵，掘地爲臼，取諸小過，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取諸睽，爲耒耜，取諸益，爲網罟，取諸離，其方圓奇偶之屬皆有天地陰陽剛柔蓋虛之天有時，地

有氣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後可以爲良材美工巧然而不
良則不時不得地氣也橘踰淮而北爲枳鵲不踰濟貉踰汶則
死此地氣然也鄭之刀宋之斤魯之削吳粵之劍遷乎其地而弗
能爲良地氣然也燕之角荆之幹胡之筈吳粵之金錫此材之
美者也天有時以生有時以殺草木有時以生有時以死石有時
以泐水有時以凝有時以澤此大時也鄭書作箋胡音焚書或爲
爲棠泐音勒澤音釋○此又承上文推言工之事備於天人以見
其事之大也良猶善也天有陰陽地有剛柔材有美惡工有巧拙
四者合乃善也踰猶過也橘實甘枳實苦禹貢維荊州貢橘柚淮
北斥鹵物不繁滋故化而苦也鵲鴉生濟以西穴處春秋書魯
鶴來巢爲其踰濟而東且巢於故爲變也貉狐屬善緣木踰汶則
死亦不踰濟之意也鄭宋以下皆國名粵與吳並稱即越也荊州
漢亦謂楚也胡胡未詳註謂春秋胡子之國也在楚旁斤斧類例
書刀也遷猶易也五國之人使遷他國而制是器則物性亦變不

能善也。此皆言地也。燕多角。可爲弓。體荆多柁。可爲弓幹。紛紛多竹。可爲箭筈。吳越多石。山能出金錫。此言材也。勑者石解散也。天一虛而生氣。行一吸而殺氣。草木之生。死固之。石以暑而泐。解水以寒而凝。結此言時也。不言工巧者。本工而推言之。以見三者備而後工。施其巧也。○疏曰。紛紛在楚旁。定四年。頻子胡子是也。地亦荆州。而荆與紛紛別言者。荆卽謂楚也。以州言之耳。故紛紛得與荆別言也。凡攻木之工七。攻金之工六。攻皮之工五。設色之工五。刮摩之工五。搏埴之工二。攻木之工。輪輿弓廬。匠車梓。攻金之工。築冶。鑿栗。段桃。攻皮之工。函鮑。鞞韋。裘。設色之工。畫縝。鍾。篋。幌。刮摩之工。玉。柳。雕。矢。磬。搏埴之工。陶。旋。搏音團。桌古栗字。段銀同。鮑音放。○此正言工巧而列其目也。攻治也。刮以成質。摩以致精。搏埴聚也。詳以爲拍也。埴黏土也。輪輿之屬。詳見下文。○王氏昭禹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水火金木土是也。加之以皮玉。設色則爲八材。大宰所謂百工飭庀八材是也。水火之材。則運用此六者而已。故於水火不言工也。愚按王氏本先鄭所引左傳之五材。及此各工以明太宰八材之數。而後鄭註大宰八材爲金石珠玉象革羽。

木與諸工多不符且於首節五材之註亦自背焉未詳其義
蓋自典籍散亡而論者亦雜而難稽矣學者慎求之而已

攷工記序職上

左文上下爲攷工歷記各工之職之文其體
製亦與五官之分職不令而微有類者故亦

謂之序職也本三十一工之職內闕段卒染畫績筐柳膠八職
外增斲人一職而其次復多錯亂蓋秦火以後其詳不可得
聞矣今各加攷訂說見本職

有虞氏上陶夏后氏上匠殷人上梓周人上輿故一器而工聚焉

者車爲多

上尚通尊也註曰舜至質貴陶器無大瓦棺是也禹治
洪水民降丘宅土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而尊匠湯放

桀疾禮樂之壞而尊梓武王誅紂疾工下失其服飾而尊輿也桀
猶集也疏曰一車之中有輪人有輿人有車人而序職中仍有轉
人是一器而工聚也此將言改木之工車
輿之制而首以周人之尚車者發之也車有六等之數車軫四

尺謂之一等戈秘六尺有六寸既建而弛崇於軫四尺謂之二等

人長八尺崇於戈四尺謂之三等安長壽有四尺崇於人四尺謂

之四等車戟常崇於父四尺謂之五等曾矛常有四尺崇於戟四

尺謂之六等車謂之六等之數

秘音慈迪音倚○此承上文即車制而總推其數也與四旁木曰軫

秘即柄也連邪倚也八尺曰尋借尋曰常車軫四尺者兵車乘車之輪六尺有六寸而軾崇三尺三寸又加軾與軫凡七寸故去地凡四尺也戈崇於軾四尺者戈柄長六尺六寸以邪倚於車故崇約四尺也餘則直建矣故皆通崇四尺也戟稱車者戟崇近於車蓋也○楊謹仲曰學者多疑軾之名以註未明也此車軾四尺謂之一等即下文所謂軾崇三尺有三寸加軾與軾焉四尺也據此軾正是與之名而與四畔各以木收之謂之軾以其四方故曰軾方象地也軾高四尺人長八尺登下爲適中人自後而登故註釋軾爲與後橫木軾之義實不止後橫木也學者誤認後橫木爲方以爲軾方之義如以後橫木爲方即其方又安能象地耶王氏曰五兵之用遠則弓矢射之近則矛者句之句之矣然後受者擊之戈戟者刺之司馬法弓矢圍父矛守戈戟助凡皆長以衛短短以救長今此戈父戟皆置之車旁不言弓矢則乘車之人佩之耳愚按王氏所言不及弓矢者亦得之然此條則以其不與六等之數故不及耳

凡察車之道必自載於地者始也是故察車自輪始凡察

車之道欲其樸屬而微至不樸屬無以為完久也不微至無以為
臧速也輪已崇則人不能登也輪已卑則於馬終古登地也故兵
車之輪六尺有六寸田車之輪六尺有三寸乘車之輪六尺有六
寸六尺有六寸之輪軌崇三尺有三寸也加軫與轅焉四尺也人
長八尺登下以為節威聲同地言矢乘去聲軌音止轅音僕○此
正以輪載於地也樸屬言其堅固微至言其稍善也臧疾已太也
登謂登車也終古齊語所謂常也地坂也雖行平地常如登地坂
然馬不能引也兵車革路也田車木路也乘車玉路金路象路也
輪心為轂轂中空內頭為賢外頭為軻轂中橫木為軸軸末為軹
其鐵為轄軸上伏兔為轅轅上為軫下亦謂下車也軹高得人之
半登下以此為節乃為適中言兵車乘車不言田車者其弱以寸
計耳亦統詞也○毛氏曰人之登下以車為節車之崇卑以馬為
節鄭註曰兵車乘車駕國馬田車駕田馬鄭氏曰馬有高下故車
輪亦有之種齊道戎皆國馬高八尺以上故輪六尺六寸而軻
深四尺七寸田馬高七尺以上故輪六尺三寸而軻深四尺也

輪人爲輪斬三材必以其時三材既易者和之穀也者以爲利

謂之完

杓而合之也。牙輪較也。利轉者。較中虛而容軸故也。直指者。軸實而容較故也。固抱者。牙抱軸而外較故也。聯轡事也。完善也。○

其頓爾而下進也。進而眠之。欲其微至也。無所取之。取諸國也。望

其輻欲其掣爾而纖也。進而眠之。欲其肉稱也。無所取之。取諸易。

直也望其轂欲其服也進而眡之欲其轉之廉也無所取之服諸

急也

訓爲遠。賤近。賤是也。擊殺小貌。肉稱謂弘殺好也。玉孔此畜之群。好倍肉謂之羶肉。好若一謂之羶肉。言

一、

22

E

过午不食

言輪質之弘廣差役於其空處而不相遠也。雖笑出貌時授轂草也。裏木革急則廉隅見也。此上二節總言轂輪牙也。○林氏曰：轂如車之機物，謂其牙足以包軹轂而均致也。下述謂輪勢下倚於工而無所碍也。王氏曰：轂欲其腰軹中虛而容軹其動轉如人之也。愚按：進字舊訓爲行，於上文望字不相決。且肉軹轉廉亦何行而視之乃見乎？其病總在舊註誤訓微至爲至地者微故因訓進爲行也。竊玩記文本義微至乃精善之意，而望與進對言之實遠望與近視之分。况鮑人進而握之亦與望而觀之相對爲言又豈有訓進抵其軹欲其蚤之正也。察其舊蚤不軹則輪雖微不爲行之理乎。軹其軹欲其蚤之正也。察其舊蚤不軹則輪雖微不匡。軹音并，蚤作爪。舊音咨。謂音厲。○輪外兩邊發牙謂之軹。下文軹三分寸之二及車人軹寸是也。軹入牙曰蚤。軹入軹曰齒。牙參差謂之軹。匡註謂刺也。先鄭謂在也。王氏謂方也。皆不甚安。註畧近之。按匡爲匡郭之匡。膚殼不固之象也。言發入軹內之牙欲其正而不邪。而齒之入軹亦然。苟其齒牙相當而無參錯則輪雖散而軹之所入不至膚殼而不同矣。此申言軹也。○鄭司農曰：軹謂輪革也。註曰：輪雖外軹其爪牙必正也。疏曰：凡造車輪皆向外軹向外軹則車不掉。若爪入牙中鑿孔必正直不隨邪也。此所殺之道必矩其陰陽陽也者。稊理而堅陰也者。疏理而柔是故

以火養其陰而齊諸其陽則穀雖散不故

積音軫穀音桂○此下三節皆申言穀也矩則

刻識之也橫穀也膠木向日文理橫穀而堅陰木背日文理疏而柔也養者以火炙而養之也穀之言暴革不著木而暴起也言先就穀則識其陰陽向背而因火以養陰使之堅與陽齊則以革燒木陰無復減而穀雖散亦善也穀小而長則作

大而短則擊是故六分其輪崇以其一為之牙圍參分其牙圍而

漆其二停其漆內而中訓之以為之穀長以其長為之圍以其圍

之助稍其數五分其穀之長去二以為賢去三以為軌

作擊案並

同○防音勒稍音蕭去並上聲去二舊作去一註定作去二○枅狹也槩危也謂小而長則輻闊窄狹而蓄中弱大而短則其末又

危而不堅也六分輪崇之一如兵車乘車輪崇六尺六寸則牙圍

兩面其尺有一寸面每面各五寸五分也三分牙圍之二其內漆

者兩面其七寸又三分寸之一而其外踐地而不漆者兩面其三

寸又三分寸之二也枅之言度從其匡郭而度之也軌猶折也兩

面之漆者其七寸又三分寸之一加以輪崇之五為五尺五寸其得六尺二寸又三分寸之一則以此度之而中折為二計穀長得

三尺一寸又三十分寸之五而因以此爲圓也則三尺一寸又三十分寸之五其徑當得一尺又九十分寸之三十五三分之一謂之助消涂也數如蜂數之數謂輻孔所聚也於數圓三尺一寸三十分寸之五內除容輻之數孔三分之一計亦當除一尺又九十分寸之三十五而於圓徑一尺又九十分寸之三十五內除最深三分之一則計當除三寸九分寸之五也實謂大穿輻謂小穿也皆金爲之爲實爲輻之爲猶置也去一註定爲去二者大穿小穿與輻三者須相稱若五分其最去一以爲大穿是穿徑八寸十五分之八大穿過於大惟去二爲大穿徑六寸五分寸之二去三爲小穿徑四寸十五分寸之四加穿金各厚一寸則徑當減二寸則大穿穿內徑四寸五分寸之二小穿穿內徑二寸十五分寸之四如是乃與輻稱也○疏曰上言大小不得其所六分以下言制度各得其所也此錄兵車乘車輪崇六尺六寸而言若田車輪小崇六尺三寸倣此計之可也易氏曰牙圓六分輪崇之一得尺有一寸當分爲兩面每面各得五寸半註不分兩面便說三分牙圓而漆其二若是則兩面牙圓共二尺二寸矣實與經意未協也又增牙厚一寸三分寸之二并踐地一寸不漆以漆合之皆非經之正文如此則漆內之制未明而較長圓徑之屬皆非也楊謹仲曰三分較之長二在外一在內在內爲大頭其空寬則實也在外爲小頭其空狹則輻也實與輻以金爲圓厚一寸置之較頭空中以拍

其軸使之久而不敗也。愚按註定夫一為二或者疑之今復較空以容軸也。轉人云五分其軫間以其一為之軸間。軸間計一尺三寸二分其徑當四寸四分是大穿徑四寸四分而軸穿其中大小恰相合也。至小穿徑二寸五分寸分之四視軸已狹然復較末為軾軾既小於軾則軸末為軾軾必狹於軸也。可知且大穿在內而小穿在外而勢將止故名軾。則軸居中間名軾居尾而名軾也。義亦如之。學者推之可見。容轂必直陳轂必正施膠必厚施筋必數轉必負幹既摩革色青白謂之轂之善。數音朔○轂以交輻故欲直

則易動筋束不多則不同革轂曰轂必負幹乃幸。參分其轂長二革轂曰摩色青白乃美此以上三節申言轂也。

在外一在內以置其軾。此下三節申言軾也。易氏曰轂長三尺一

十分寸之七十。在內者得一尺又九十分寸之五在外者得二尺又九十分寸之七十。此言置軾於轂遠近之法也。凡軾量其

鑿深以為軾廣軾廣而鑿淺則是以大抗雖有良工莫之能固鑿

深而軾小則是固有餘而強不足也。故竝其軾廣以為之弱則雖

有重任。轂不折。參分其輻之長而殺其一。則雖有深泥亦弗之

也。故先鄭讀作紘。紘之紘殺去聲。漢祐同。○鑿深即鑿孔也。以

爲廣。謂深廣約各三寸。有說謂氏謂輻闊之徑約一尺。有說以

爲徑。三分之一指其數。故深三寸有說而廣如之也。抗不固也。強

健也。故讀如紘。爲量也。弱即謂齒也。今人謂齒在水中曰弱。齒之

入轂類之也。殺其一謂其末近牙處也。齒必置於輻則不至大抗

而重載亦可以勝。以無輻廣鑿淺之弊也。轂惟殺於末則不至固

有餘而強不足。而深泥亦不爲累。以無鑿參分其股闊去一以爲

深輻小之弊也。此言鑿與輻深廣之法也。參分其股闊去一以爲

轂闊。探輻必齊。平枕必均。直以指牙。牙得則無鑿而固。不得則有

鑿必足見也。

轂音咬。鑿音得。見音現。○股謂近轂者。轂謂近牙者。

必齊者。熾之火以使之齊。直必均者。試之水以使之均。停如是。則

直以指牙。而所云輻以爲直指者。此也。牙得謂牙內鑿鑿相得也。

鑿者。泔物於孔以補直之。蜀人謂之鑿也。足見謂鑿木也。牙得則

不待鑿而固。否則鑿雖用而足必現矣。此推上文三分股一之輻

而因情言與牙相得之妙也。○王氏曰。輻資牙以指。牙資輻以抱。

兩者相得。則無鑿自固。不得而用鑿。則行而搖動。必鑿出而見矣。

六尺有六寸之輪句 經參分寸之二 謂之輪之固此下三節皆申言牙也六尺六寸之輪所謂兵車乘車也其經制三分寸之二若車人職之類

乃大車輪崇三柯之制耳疏曰山輪外有經三分寸之二則車不

掉而輪固車人職經寸亦謂輪外一 凡為輪行澤者欲行山者欲

作杼以行澤則是刀以割塗也是故塗不附杼以行山則是搏以

行石也是故輪雖微不礙於鑿搏音博也刀者鋒鋸之意搏者固厚之

不附著山多石以作行山如以厚物行石故微而不動於鑿中也

此言牙之凡操牙外不廉而內不挫旁不腫謂之用火之善外不

木體也芒刺也內不挫無指折也旁不腫無攤屈也傳謂案焚之善也此

言牙之用火也○疏曰凡屈木多外廉絕屈內挫折中旁腫負起

無此三疾是故規之以砥其圓也蕘之以砥其匡也縣之以砥其輻之直也水之以砥其平沈之均也量其數以黍以砥其同也

權之以砥其輕重之侔也故可規可萬可水可縣可量可權也請

之國工

萬矩同應懸同○此總結數輪牙之制以終輪人為輪之

事也匡猶方也規視同輪貴齒也萬視方其應屬貴方也

繩懸視

直衆輻之上下貴直也水儀視均全輪之升降貴均也

以黍以

觀三十數多寡之齊權以視兩輪輕重之等六者皆善則

通國皆推其善也○鄭

務曰視以六者皆法所當然能合乎法可

以規可以

萬可以水可以懸可以量可以權則得之於心應之於

手出乎技巧之外而非世所能及也記言國工者三輪

人為輪為

蓋遠人為秘皆以其難而獨能至於盡善也

輪人為蓋遠常闊三寸程圍倍之六寸信其程圍以為部所部廣

六寸部長二尺程長倍之四尺者二十分寸之一謂之枚部每一

枚弓鑿廣四枚鑿上二枚鑿下四枚鑿深二寸有半下直二枚鑿

端一枚

程音信仲同○此以下因序輪人為輪之職而兼言其

下入於

程中者謂之達常亦謂之部柄也達常闊三寸徑一寸程

闊六寸

徑二寸部廣謂部徑凡以明程大於達常部又大於程而

皆足以容達常也。部之柄長二尺，其不入程者，言之，加以程長八尺，所謂蓋崇十尺也。枚，猶分也。尊，高也。部廣六寸，而其上面之中間稍高一寸，而勝也。薛，猶口也。校，各交入於部，二分操其一象如弓，然而其上又冒以衣，故俗謂之拿骨也。鑿，弓孔也。廣，猶方也。鑿上鑿下，謂孔之上下也。部厚一寸，而十分之弓之鑿方四分，其上之空者二分，而下之空者則四分也。深，謂孔以內也。部廣六寸，內去貫部之達常徑一寸，其部之兩畔實各餘二寸五分，而鑿深加之也。直，正也。端，內題也。鑿外廣四分，若其內則上低二分，不鑿而其下與外正平者，纔二分，而又於鑿頭放失，令為一分也。○疏曰：輪幅三十，蓋弓二十，有八，象類相似，故因令輪人為蓋蓋之斗。四面鑿孔，納弓於上部，高隆穹然，故因謂之為部也。王氏曰：輪幅三十，象月也。蓋弓二十，有八，象星也。其形圓，其數偶，此輪人所以為蓋也。其制上為部，中為達常，下為程，部之旁為弓，達常小於程，程小於部，故非部無以納弓，於旁非達常無以接部，非程無以舍達常。謂之達常者，上通乎部，下通乎程，以達於上，下者也。易氏曰：弓鑿廣四枚者，孔之容弓者廣四分也。鑿上二枚者，孔之上無所受而不用力，故二分也。鑿下四枚者，以孔之下有所受而用力多，故四分也。鑿深二寸有半，正合兩畔五寸之數，而弓鑿不長達常也。趙氏曰：弓外畔上下方四枚，今入鑿處刻下二分，又於弓尖處削去一分，使與鑿孔恰好相應，如此則弓頭仰部三分，操一為字。

曲而以衣裳之則弓雖低而力常健註所以云欲令蓋之尊終平不蒙曉也先儒論繫外廣而內狹上低而下正高而操之使下仰而覆之使俯盡之矣愚按輪人言車之下與其上與人言車之中與人言車之前與其內蓋亦各以其類也 弓長六尺

謂之庇軼五尺謂之庇輪四尺謂之庇軫參分弓長而操其一參

分其股圍去一以為蚤圍 庇軼也輪廣殺於軼軾廣殺於輪而蓋弓有長短故其覆有廣狹也操曲也如

弓長六尺則中間近部之二尺高平其旁之四尺下殺故操之也

近部平處謂之股其下殺者謂之字曲字曲之末謂之蚤股圍欲

粗蚤圍欲細故去三之一也○註曰六尺之弓其二尺近部而平

其四尺操之為字曲近部之股圍以弓蓋之廣推之當寸有六分

而其字曲之蚤圍三分去一則一寸又三分分之二也王氏曰弓

近部謂之股猶輻入轂之為股字曲之末謂之蚤猶輻入牙之為

蚤弓蓋方四枚四面圍之四四十六分則股圍亦一寸六分也 參分弓長以其一為之尊上欲尊

而字欲卑上尊而字卑則吐水疾而霑遠 尊亦高也專自近部者

同高也惟近部平而高字曲曲而卑則吐水疾而不霑而霑亦遠

而不通矣此中上文三分操一之義也○註曰蓋者主為雨設也

凡乘車無蓋車有蓋儀禮所云亦車與蓋同注云乘車無蓋者持巾車五路皆不言蓋以其建旌旗故也故巾車職及葬執蓋從車持旌注亦云乘車建旌兩則有蓋也又道右職工式則下前馬正下則以蓋從注亦云以蓋從表尊也儀禮既夕篇梁車載蓋注冷文案為說注所引涼車蓋已崇則難為門也蓋已卑是蔽目也是者指儀禮今文而言也故蓋崇十尺已猶太也難為門謂門不足以容也蓋遜也蓋制部也蓋十尺字曲二尺而人長八尺故已卑而蔽人目也良蓋弗冒弗絃股似而馳不隊謂之四工股上聲隊陸同○良善也冒謂以衣覆其上絃謂以線繫其間也股之言中謂中缺而橫馳也雖無二者猶謂之良蓋也

與人為車輪崇車廣衡長參如一謂之參稱

稱去聲○此亦攻木之工之二與人之職

也車皆謂輿也陳用之曰車者總軫蓋輿輪之屬而名然車所為載者在輿故輿正名為車林氏曰名為車以作車始於輿也言車廣兼言輪崇衡長者制相因也輿猶等也王氏曰當車中以昇物者輿也挾車旁以踐地者輪也橫陳前以挽馬者衡也輪崇車

廣衡長俱六尺有六寸則三者相稱矣
參分車廣去一以爲隧參分其隧一在前二

在後以揉其式以其廣之半爲之式崇以其隧之半爲之較崇音較

兔下同○隧車深也三分車廣而六一者車深四尺四寸也式者

人所依以爲敬者也稱振者式形微曲而穹以依人也三分車深

而一前一後者式在車中其前一人四寸三分寸之二而餘爲後

也以車廣之半爲崇者式在車上其高三尺三寸也較謂樹於車

兩廂上出於式者也以隧之半爲崇者較在式上高於式二尺二

寸也此又因言車中隧式較之深崇也○疏曰式已崇三尺三寸

較崇更增二尺二寸其兩頭倚於兩轆則較總崇五尺五寸矣註

謂兵車自較而下凡五尺五寸者此也陳用之口人長八尺首居

一焉則爲軀者七尺以七尺之軀而總六分其廣以一爲之軀圍

參分軀圍去一以爲式圍參分式圍去一以爲較圍參分較圍去

一以爲軹圍參分軹圍去一以爲軹圍軹音對或作軹○六分車

去軀圍三分之一是式圍七寸三分寸之一也去式圍三分之一

是較圍四寸九分寸之八也去較圍三分之一是軹圍三寸二十

七分寸之七也去軹圓三分之一是軹圓二寸八寸分寸之十
四也軹旁之植者橫者曰軹與軹木同名式下之植者橫者曰軹
以相繫爲名也此又因言車中軹軹之屬之圖也○毛氏曰軹
在軹之下軹橫相貫軹在式之下亦如之然式則大於軹而式
下之軹反小於軹下之軹何也較長而式短較用力雄不得不大
也軹倚乎輿之四隅較式附焉不言其圖者軹較則軹可知也

圖者中規方者中矩立者中縣衡者中水直者如生焉繼者如附

焉中去聲縣懸同○此以下總承上文崇深廣闊之屬而言註謂
治材如此乃善而居材亦如之也中縣如懸繩之事中木如止

木之平如生如木之生於土如附如枝之附於幹也此總言其制之善也凡居材大與小無非大倚小

則摧引之則絕居猶處也非謂新漆也大者勢強小者勢弱機
則其理傷絕則其形斷此特言其材之害也

車欲弇飾車欲侈機車無革鞅士以下所乘也餘敝則內也飾車
有革鞅大夫以上所乘也侈縱向外也弇以固

之侈以文之此因言其制之異也○疏曰飾車欲侈據大夫以上
以革鞅與不畏拆壞故欲侈也大夫以上至於侯王其車皆以革

鞅而漆飾但有異物之飾者則得金玉象之名無異飾者直以革
爲名但革鞅而并不漆飾者直以木爲名若車轡轡上有蒙飾又

爲名但革鞅而并不漆飾者直以木爲名若車轡轡上有蒙飾又

卽以夏篆夏
漫爲名也

朝人爲駟駟有三度軸有三理國馬之駟深四尺有七寸田馬之

駟深四尺駟馬之駟深三尺有三寸軸有三理一者以爲奴也二

者以爲久也三者以爲利也駟卽駟也攻木之工無駟人之名而

主此職也一謂此當合車人爲一職車人以爲駟而因爲虎駟駟

異名同實文有錯簡而確爲二後人因以駟人標之也

也三度數之異三理材之備深之言高謂駟上而高也國馬者

種戎齊道諸馬以駕玉路革路金路象路者也其高八尺以上故

駟深四尺七寸田馬者以駕木路者也其高七尺以上故駟深四

尺駟馬者以給凡宮中之役者也其高六尺以上故駟深三尺三

寸此三度也轉此三理也○林氏曰駟有三度則淺深有數太深則駟太淺則

駟其曲如屋之梁詩五祭梁駟是也愚按此所稱三馬卽夏官度

人駟馬八尺以上爲龍七尺以上爲騊六尺以上爲馬也

尺爲殺駟以七寸爲殺取相稱也工名轉人面並言駟者蓋形相

似用相軌前十尺而策半之軌音紀○軌車頭也策鞭也轉自軌

因與軌前十尺而策半之以前長十尺而傳者以策五尺和之

則適可及馬也此凡任木任正者十分其軸之長以其一為之又因軸而及策也

衡任者五分其長以其一為之小於度謂之無任

與下徑木也言木可任為正者當十分軸長之一以為圖計軸自

軌前十尺及隊深四尺四寸通長一丈四尺四寸則正圖當一尺

四寸四分為度也木可任為衡者當五分衡長之一以為圖計衡

長六尺六寸則衡圖當一尺三寸二分為度也無任謂材小而不

勝任也此復因軸而五分其軫間以其一為之軸圖十分其軾之

長以其一為之當兔之圖參分其兔圖去一以為頸間五分其頸

圖去一以為踵圖軾圖即車廣也車廣六尺六寸與衡長相應今

十分分之八此申言凡探輶欲其孫而無孤深孫去聲○此以下四節皆申言輶也輶與輶而及及免也孫順也探木為輶其深勢欲孫順自然若加孤弓而深則過曲也此統舉其深淺之宜也今夫大車之輶登其登又難既克其登其輶車也必易此無故唯輶直且無撓也是故大車平地既節軒轅之任及其登地不伏其輶必縊其牛此無故唯輶直且無撓也故登地者信任者也猶能以登及其下地也不援其邸必縊其牛後此無故唯輶直且無撓也夫言扶輶者則輶音服易去聲地音前俯至地也登謂登地也又難猶言最難克能也直謂本直無撓謂未撓使孫順也言車輶若俯而至於地則登地最難雖牛力克登亦必易覆則其至地者直且無撓故也此統言輶之害也對言其高而上于輶言其俯而下至地也伏通縊繫也言平地輶或中節至登地則其勢艱非牛起而過伏其輶必車重而輶重其牛矣此言輶直無撓而登地之害也信任者謂牛力耶趙氏讀如四圭有邸之邸謂輶下也輶馬材也趙氏謂就也言登輶者若其牛

能信任者也。力猶能之。至下隨則其勢疾。非牛趨而後摩其車之
即又必翻轉而納絆其牛之後矣。此又言較直無撓而下隨之害
也。凡此皆言其不可太淺而太深者可知矣。○毛氏曰：凡記所引
多駕馬之車，而此言駕牛之大車者，駕馬之車載人，駕牛之車載
物。載物車重，易覆，故舉大車以明之。鄭謂曰：牛車之較欲捷，則則
馬之較欲捷，亦可知也。愚按：田車與車乘車皆名較。大車較與
車皆名較。此大車之較節，應在車人爲車之職。而在此蓋對簡與
或曰：此次於凡柔轉之下，是故較欲順典之上，乃承上起下之關
毛氏所

言是也。是故較欲順典，轉深則折，淺則負。轉注則利，準則久。

和則安。○順音鑿，典音珍。利準重二字，先鄭依經文，後鄭謂衍文也。
恐爲尚若深而太曲，則馬引轉而易折，淺而無撓，則轉難。馬而如
負，非所以爲堅忍矣。惟轉形如木之法，則利如準之平，則久。於是
和則人亦安矣。此蓋淺深得宜之驗，而所以爲堅忍之道也。○
註曰：利準重讀似非也。注則利謂轉之操者，形如注星，則利也。準
則久謂轉之在典下者，平如準，則能久也。和則安，注與準者，和人
乘之則安也。愚按：利準重二字，先鄭依經文爲義。王氏謂轉注則
利準者，引之而進若水之注，然故其行便利而不滯，準平而無碍，
所以能久也。和則安者，有利準之功，故轉和人乘之而安。荀卿云：

馬與馬則君子不安是也其說亦從經文自轉欲張而無折經而皆有理然後鄭作衍文語較平易故從之也

無絕進則與馬謀退則與人謀終曰馳騁左不捷行數千里馬不

契需終歲御衣衽不敝此唯轉之和也

杜預為契鄭云或作券即今倦字契先鄭讀為契

龜之契一讀為怯需如字一讀為橋○張而無折有張之勢而無

張之深也經謂木之直理也捷為蹇者謂軍車御者居左馬苦蹇

惟轉利則馬不蹇也或作券今倦字者凡乘車者居左轉利則

久馳騁而尊者不倦也不契需謂不傷蹄不害程也轉無折絕而

人馬相得如此故時久道遠而無疲弊勸登馬力馬力既竭轉猶

之患蓋申上安和之意而極形其妙矣勸登馬力馬力既竭轉猶

能一取焉

勸助登進也謂馬力雖竭轉若助之自能一取以進也此三句味文義當在馬不契需之下蓋錯簡與良

轉環澗自伏兔不至軌七寸軌中有澗謂之國軌

澗音澗○澗漆文也環謂其文

之狀先鄭謂沂郭如環是也中猶間也伏兔至軌凡八四寸有奇

自伏兔不至軌七寸明其半無澗而軌間以往皆澗也軌無傷噴

而軌間漆飾猶新信非園工不能為也○註曰伏兔至軌蓋如式

深兵車乘車式尺四寸三分寸之二澗不至軌七寸則是半有澗

也王氏曰指其人面言謂之圖工指其背而言謂之圖勢也
按輅長一丈四尺四寸此輿後承軫之踵至車前持衡之頭之總
數也細分之輅前凡十尺自伏兔至軾凡尺四寸有奇自伏兔至
踵凡二尺五寸有奇今不言輅前十尺伏兔後二尺五寸有奇直
蓋以伏兔至軾之尺四寸中分之自伏兔不至軾七寸無漚則伏
兔以後無漚可知輅間七寸有漚則軾以前亦可知也圖計以四
尺四寸之輅其漆者丈有七寸也
一謂七寸無漚其餘皆有漚者非

軾之方也以象地也蓋之闔也以象天也輪幅三十以象日月也

蓋弓二十有八以象星也龍旂九旂以象大火也鳥旗七旂以象

鶉火也熊旗六旂以象伐也龜蛇四旂以象營室也弧旌枉矢以

象弧也旂音由○此約輪人與人朝人治車之法與其建旗之義

所建弧旌觀禮所謂弧輅弧所以張終幅其衣謂之輅也軾在下

承上為方以象地蓋在上覆下為圓以象天一輪三十幅以象一
月三十日之運蓋二十有八弓以象周天二十八宿之運大火東
方蒼龍之宿也故象以龍旂九旂漚快南方朱鳥之宿也故象以

鳥旗七旂伐西方白虎之宿也故象以龜蛇四旂而北此皆弧以張之而畫在矢於上則又以象弧星之有矢飛行也○註曰交龍爲旂諸侯之所建也大火蒼龍宿之心其屬有尾尾九星鳥隼爲旂州里之所建也鶩火朱鳥宿之柳其屬有星星七星熊虎爲旂師都之所建也伐鳩白虎宿與參連體而六星龜蛇爲旂縣鄙之所建也營室屬玄武宿與東壁連體而四星疏曰九旂七旂六旂四旂之旂皆天子自建天子以十二爲節而用九七六四者上得兼下也云交龍爲旂諸侯所建者蓋司常文而鄭姑引以釋此旂也鳥旗熊旗等亦然後仲鄭氏曰聖人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其寓於畫軫輪輻之間者豈徒爲觀美哉凡以載道而與之俱也

弓人爲弓。取六材必以其時。六材既聚。巧者和之。幹也者。以爲遠也。角也者。以爲疾也。筋也者。以爲深也。膠也者。以爲和也。絲也者。以爲固也。漆也者。以爲受霜露也。此序攻木之工之三。弓人之職也。舊弓人。盧人。匠人。車人。梓人。五工並錯。簡在埤埴之工。旄人之下。旄人之下。爲梓人。梓人之下。爲盧人。匠人。車人。又其下爲弓人。其亂如此。今一以序工。正之。六

枕卽下所云也。取以其時如射以冬角以秋。經漆以夏之類。和調而合之也。遠言其至。疾言其行。深言其中。三者皆於射驗之。和者合而不匡。剛者韌而不斷。受霜露者堅而不液。三者卽弓卜之也。凡取幹之道七。柘爲上。楸次之。

檿桑次之。橘次之。木瓜次之。荆次之。竹爲下。下四節皆言幹也。檿音意。檿音掩。○此

柘也。檿桑。凡相幹欲赤黑而陽聲。赤黑則鄉心。陽聲則遠根。相去並去

聲。○陽猶清也。鄉猶近也。鄉心則非。凡析幹射遠者用執射深者

皮遠根則省幹。計謂近根者奴也。凡析幹射遠者用執射深者

用直。射音石。○析割也。執謂形勢假令木性曲當反其勢以爲弓也。直則可厚厚則力多。不言勢矣。○疏曰。弓弱則宜射遠。若矢度之類。弓直則宜射深。謂若王弧之類。居幹之道。黃栗不進則弓不發。黃音支。栗

王氏作如字。○居猶處也。下文合材實體是也。黃者易治之。栗者堅緻之意。進之言殺。謂邪行絕理也。發震動也。○王氏曰。既相

之而得其材。然後可以析之。既析之。然後可以居之。析幹以分其

材。居幹以處其材。腐如箭金之置。謂艾治也。栗如榛栗之栗。謂栗

也。凡相角。秋潤者厚。春潤者薄。稗牛之角直而澤。老牛之角紆而

昔疾疾險中瘠牛之角無澤

相去聲下同制校同終音腴昔作錯後同○此下二節言角也厚謂角厚

肉少薄謂角薄肉多言角分二時也有澤謂紋正直而潤終謂紋絞終而難險傷中裏也謂角裏受傷無澤謂角無光氣言二時

中又分角欲青白而豐末夫角之本蹙於剡而休於氣是故柔柔

故欲其執也白也者執之徵也夫角之中恒當弓之畏畏也者必

橈橈故欲其堅也青也者堅之徵也夫角之末遠於剡而不休於

氣是故脆脆故欲其柔也豐末也者柔之徵也角長二尺有五寸

三色不失理謂之牛戴牛

剡臠同休讀為煦臠讀為臠臠同○青白色之善豐末實之厚豐近也執猶

射遠用執之執臠謂弓之淵幹也橈而也反臠為柔雖遠於臠而

氣猶煦之故豐大而柔也三色猶三件也承本白中青末豐而言

也牛戴牛者謂牛所戴之角如戴一牛者然○註曰牛戴牛謂角

直一牛也鄭氏曰謂全牛之精氣完聚於角也渾成也愚按鄭說

視計凡相膠欲朱色而青青也者深瑕而澤終而搏廉此下二節

為長

純赤也取謂教也言教深厚而色潤澤理絲其面象轉圓以康利也鹿膠青白馬膠赤白牛膠火赤

鼠膠黑魚膠餌犀膠黃凡呢之類不能方呢先鄭讀作櫟杜氏讀

為有○餌色如餌也呢諸讀非一皆黏也方比也謂凡黏胎之類

不能方此六膠也○疏曰惟牛膠火赤其餘皆非純赤則牛膠為

善矣王氏曰鹿角以下凡六等或用皮或用角或用川膠皆煮而成

之如鹿膠用角魚膠用膠馬牛犀鼠並用皮是也愚按六膠疏以

牛馬最者以相膠凡相筋欲小簡而長大結而澤小簡而長大結

欲朱色而錯也而澤則其為獸必烈以為湯則豈異於其獸此言筋也簡條直也

亦然也結束也剡疾也小則簡直而長大則結竹簡一條為一札筋

緊而潤其獸性剡疾可知故為弓則性如之也筋欲散之散漆欲

測絲欲沉此因筋而言漆與絲也散之散謂治之無熱若散而又如木凍然得此六材之全然後可以為良全者盡善之謂此以土

也結之凡為弓冬析幹而春液角夏治筋秋合三材寒奠體冰析澀

冬析幹則易春液角則合夏治筋則不煩秋合三材則合寒食鹽

則張不流冰析澣則審環春被弦則一年之事食鹽作定易去聲合讀為洽○此以

下言六材既聚而和之之事也析割也液漬也治理也析幹欲嚴

面正故於冬液角欲和而溫故於春治筋欲散而解故於夏也此

皆言將為弓之始也三材註謂膠漆絲也合者合而成之也凡幹

角筋既備可為弓矣又須合三材而成之合三材欲堅凝而肅密

故於秋也此言方為弓之時也實定也體弓體也納弓於桀以定

之也冰冰時也弓已成矣膠以燥而益固故定體於寒漆以凝而

愈老故審澣於冰也此言既為弓之後也易謂厚無滯也洽浸煖

亂也則合之合謂膠漆不滋流絲不罷冗也張開流變也審註謂

定也環者紋如環也凡弓之成如此至春而被於弦蓋閱一年矣

此又申析幹以下之意而因以見為之之慎也○疏曰註知三材

是膠漆絲者以經既言幹角筋六材中惟少膠漆絲也弓作於秋

幹角筋須三材乃合既作弓故至冬寒而後定體析其澣而澣環

則定後不鼓動也王氏曰角和之時而漬液之則其氣決洽筋散

之時而理治之則其理不煩亂膠漆絲三者成就克實而於秋

合之則其實不相離而相合也愚按析澣審無明解然秋合三材

則弓作於秋而六材已無不施矣是析之為既施漆後展開析辨

之義其必於冰時者蓋以時未
冰則湯泉與否猶未可定與
析幹必倫析角無邪斷目必茶斷

目不茶則及其大修也筋代之受病夫目也者必強強者在內而

摩其筋夫筋之所由蟄也怕此作故角三液而幹再液茶音得夫

筋之倫理也謂順其理也目謂幹之節也茶得徐也修對長也久

也皆謂絕起也疏曰先鄭謂幹為車轡之轡由絕起則摩其然

節剛強而筋柔弱以剛摩柔則筋受病而絕起矣三以火炙角欲

其柔而無邪所以火操幹欲其堅而必倫此中言和幹而以及於

筋之法也厚其部則木堅薄其部則需是故厚其液而節其部約之不

皆約疏數必侔部讀為柳需讀為柳數音粥○部為柳者弓中神

堅神薄則柔而輭也厚其液即三液再液也節其部則不厚不薄

也約謂絲繩之也侔均也不以絲比次澤之而疏數均也此中言

和幹以及於斷擊必中膠之必均斷擊不中膠之不均則及其大

修也角代之受病夫懷膠於內而摩其角夫角之所由挫損由此

作夫音扶○擊殺也謂新致其幹也中亦均也慢猶藏也謂幹失
作均而應落在此則角摩折而病發也此又申言和幹與膠之法
也凡居角長者以次需恒角而短是謂逆槌引之則縱釋之則不

緩恒角而達辟如終繼非弓之利也當註作慢易氏讀如字或云

音豆校讀為絞辟管同○本節義多未安按註次亦居也需即慢

也角長者以次於限短者以次於需也恒之為術乃竟之義也辨

曲也縱亦逆之意也校之為絞謂疾也言角雖竟兩曉而上下短

於弓限則勢曲而逆引之恐其縱不用力即放之亦緩而不疾矣

若角竟兩曉而又上下長於弓限直達弓需之間則又譬如見繼

於弓輟而發之太疾亦豈弓之利哉此一說也按易氏角長二尺

五寸長之則也達者對短而言謂長之過也需須也其工以次需

而用之不可過於短亦不可過於長也此又一說也今按註義敗

需為限本無所據而上文畏讀為限此又需讀為限亦滋舛亂且

如其說則所謂長次限短次需者其理尤未可曉固不如易說為

稍安也或云次漸漸也需讀如薄其部則需之需是處角之法長

者以漸而轉也今以其義求之惟角長則自相而限而需首尾相

貫而無恒角而短之病而惟長者以次而轉則自相而限而需首

尾相貫各調而又無恒角而達之病此於上下文理自順而次節有變

乙義於以漸而頓亦正相之義觀
請說爲勝也此中言和角之法也今天交解中有變焉故技於挺

臂中有拊焉故剋恒角而建引如終細非己之利
大音快交註讀爲發戶那反

戶賈反拊音字剋音勑○變爲散者齊人名手足節節間爲散亦

云散解以限與筋角接處如之故云散解中也變與也謂筋與

用力各異故疾也挺有也自臂中謂引把處也拊者把處兩臂

骨也剋亦疾也骨堅強與弓爲力激疾也引如終細謂引之則

如終細也此又卽拊欲執於火而無礙拊角欲執於火而無

上文而申之也

引筋欲盡而無傷其力驚膠欲執而水火相得然則居早亦不動

居遲亦不動苟有賤工必因角幹之淨以爲之柔善者在外動者

在內雖善於外必動於內雖善亦非可以爲良矣
拊者同說義同

柔操同○操操也廣通也煇爛也引開也早操也言良弓之爲

弓無過不及而燥溼皆宜非賤工之得同也此總結上文也凡

爲弓方其峻而高其相長其畏而薄其微宛之無已應下拊之弓

末應將與爲柎而發必動於綱弓而羽潤末應將發畏作限敵先鄭讀作敵塞

之敵或讀如字羽註讀爲尾王氏郝氏並讀如字○峻謂蕭問方

骨柎即把中側骨也敵讀爲敵者謂柎爲人握而手敵其處故名

柎又名敵也自限平而柎隆言之故云高其柎自限廣而敵狹言

之故又云薄其敵也或讀如字者敵即薄也謂限以下近蕭而敵

薄故名敵即所謂長者以漸而軟也宛謂連引之也已止也有此

四善雖引之不止常應弦而得也下甲也未謂蕭也續謂接中

處角幹皆稱薄故名初也羽讀爲尾者謂緩也讀如字謂如羽搖

動也與發皆動也與者動之初發者動之盛也言柎甲則蕭應弦

而柎將爲之動而柎與接中相爲體用柎既動則其動下柎而動

搖如羽必矣至是則蕭應弦而發傷者將無所不至矣焉得宛之

無已而應乎此通明弓之四弓有六材焉維幹強之張如流水維

式而極言柎下之爲害也

體防之引之中參維角定之欲宛而無負弦引之如環釋之無失

體如環定據同○幹與角指言其材也體統舉其性也防閑也中猶合也謂弓與弦與發三者相合稱也定者輔持之意也

宛遷順之貌負弦辟戾之狀言張之而行之利者以勁其幹也引

之而發之合者以閑其體也引且釋之而皆體如環者以調其角

也此卽六材以明幹角之屬之要也○注曰體謂納之衆中定其
體也體定而張之弦居一尺引之則三尺也強曰王張之弓弛之
往體寡張之來體多夾廣之弓弛之往體多張之來體寡唐弓大
弓往來體若一各弓雖弛張多少不同及其引之皆三尺以矢發
三尺須滿也上氏曰弓有六材而幹以爲遠所以爲疾二材獨處
於先者幹爲弓質角與滑附尤宜謹也上文獨角幹之濕以爲之
毫亦以是耳愚按註所釋中參之義蓋謂弓與弦與角三者各去
一尺皆指張弓而言也若疏所稱各弓弛與張之別乃從其自弛
而張者推之非經之正義故其末云若其材美工巧爲之時謂之
引之則者三尺與廣註疏者幸詳體之

參均角不勝幹幹不勝筋謂之參均量其力有三均均者三謂之

九和九和之弓角與幹權筋三倅膠三綯絲三邸漆三脰上工以

有餘下工以不足有又通鐐音劣楚音與○材工時見篇首不言地氣者材寓之也此統言三均角幹筋皆材也

勝道也此承材美之意以析言三均也量其力謂若幹勝一石加

角勝二石加筋而勝三石也此承工巧之事以推言三均也九和
承各三均而言權平也平也倅鐐郎楚未詳註曰倅猶等也幹角
既平加以筋而三者相等也趙氏曰三鐐謂鐐與角幹三者用相

均也三魁之魁酌兩量也兩漆與角幹用相量也仲與郭氏曰鏡
將通相等也耶抵通相當也凡肯和之意也舊註釋鈔為無足礙
耶魁為輕重之數則六兩為錢一弓用膠十八兩也陶人二斗以
升為庚直用漆七斗二升有是理乎且註既制倂為等而又以下
三者為數義例尤舛味趙氏郭氏皆說角幹二者為主而筋膠絲
漆各與相配而三如一是即角不勝幹幹不勝筋之意也為之有
優絀故用之有有餘不足皆指筋膠絲漆而言也○平仲王氏曰
制器尚象非法所能盡也記首知者制物巧者運之巧不介乎法
亦不盡乎法也如六材之長短輕重各有度數量衡然則上工獨
巧下工獨拙非形而下者所範也故曰上工以有餘下工以不足
舉弓人而百為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為諸侯之弓合七而成規
工可知矣

大夫之弓合五而成規士之弓合三而成規言也其所合之數與

者材良則句少否則句多也詳見夏官司弓矢此言制弓者因人
之爵位而為四等也○疏曰按木職及司弓矢職六弓為三等王
弓孤弓往體寡來體多當此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唐弓大弓往來
體若一當此諸侯之弓合七而成規次弓庚弓往體多來體寡當此
大夫之弓合五而成規此云士合三而成規未聞其弓名司弓矢云
士合三而成規何者謂之弊弓蓋六弓通士之弊弓凡有四等也

弓長六尺有六寸謂之上制上士服之弓長六尺有三寸謂之中

制中士服之弓長六尺謂之下制下士服之士謂勇力之士上中

制弓者因人之形質而為三等也○邱氏曰王侯大夫士之弓分

為四等以弓之美惡而言上中下士之弓分為三等以弓之長短

而凡為弓各因其君之躬志慮血氣豐肉而短寬緩以茶若是者

為之危弓危弓為之安矢骨直以立然執以奔若是者為之安弓

安弓為之危矢執勢同茶請為舒○此言制弓者又因人之性情

以計則危弓為宜危弓發之則疾也體瘦而長性剛而急則安弓

為宜安弓發之安徐也皆損贏濟不足也為之安矢危矢亦如之

○此言豐肉寬緩是不足則危弓濟之危弓是贏則安矢損

之骨則急勢是贏則安弓損之安弓是不足則危矢濟之也其人

以其弓安其矢安則莫能以速中且不深其人危其弓危其矢危

則莫能以愿中

中去聲○此反言以申為之安危之義也速疾愿

慤也不能疾而中矢行短而不改也不能慤而中

矢行長而過也三安患其不中雖中亦不深也三危不往體多來
思不深但患不中而已蓋性情宜相濟而射亦相因也往體多來
體多謂之夾庾之屬利射侯與弋往體多來體多謂之王弓之屬

利射革與質往體來體若一謂之唐弓之屬利射深射音石○此

武規之義也往多來少是夾弓庾弓之屬合五成規也其弓下故

射侯弋往少來多是王弓之屬合九成規也其弓良故射革質往

來相稱是唐弓之屬合七成規也其弓中故射深皆言屬者王弓

兼弧而言唐弓兼大面言夾弓庾弓兼樊而言也按夏官司弓矢

夾庾授射射侯與鳥獸王孫授射革甲與權質與此交相存其出

大以授學射者使者勢者此獨稱射深文有不符者蓋習射及凡

禮射當授中弓以射深與○陳用之曰司弓矢以頒之爲主故言
所授之人弓人以爲之爲事故言所用之利王孫曰司弓矢辨
物故王孫之屬以名言之弓人
辨質故往來之屬以體言之
其次有濇而疏其次角無濇
大音泰○大和和之至也濇謂濇文
也濇謂背角謂濇也大和質至良故
無濇文其次背若隈濇文皆深又其次不深而濇又其次則隈若
背或無或有而弓斯下矣此言弓之濇又有四等也○鄭語曰濇

者漆之文理也。大和之弓，六材至善，不見其文理，其次背上之角，限中之角，皆有之，而文理深，其次皆有文理，而疏，又有次者，於角不見文理，他皆有也。愚按：幹、角、筋、膠、絲、漆，所謂六材，而膠、絲、漆，則所謂三材也。本職首稱六材，既聚巧者和之，又稱得此六材之全，然後可以為良，又稱秋令三材及秋令三材，則合是弓，初無合漆不用之理。以大和為九和之弓，又六材皆均而漆三轉者，故而漆家或於大和無漆，以弓和無待於漆，謂者釋之，殊失義理。疏說亦隱而未明，故惟鄭謬不見文理之說為得也。其餘筋、角有澁，亦以深疏為美，而疏依註為中央深兩邊疏，合澁若背手文角環澁之解，亦轉增漆而拘矣。故以鄭說正之。

牛筋黃澁，麋筋斥蠟澁。

斥，尺同。蠟，注入聲。○背手，猶言合手，謂弓表裏漆澁，若人合兩手文也。環澁，謂弓之

腰裏漆文如環也。黃，象類，其性直，謂弓背用牛筋漆文如之。尺蠟，屈重名，其性曲，謂弓背用麋筋漆文如之也。此言澁之文，又有四等也。以上文推之，蓋角、筋、澁文各以深疏為美，而各相合。若角、筋或有或無者，則不相合，而文各見與。和弓，撥磨，覆

之而角至，謂之句弓；覆之而幹至，謂之侯弓；覆之而筋至，謂之深

弓。撥音古，覆音福。○和猶調也。撥，拂也。將射必先調弓，故拂而摩之。大射禮射正以袂順左右，限上再下一是也。詳察曰：覆極善

曰至徒角善者謂之句弓而已角善而幹又善則謂之侯弓角善而筋亦善則謂之深弓此言弓之質又有三等也○王氏曰養之而角獨善也角善以爲疾耳幹未善則不能遠筋未善則不能深故名爲句弓司弓矢職句者爲散弓是也覆之而幹又善也則矢疾而遠可以射侯故名爲侯弓覆之而筋又善也則疾而遠又中深故名爲深弓弓有六材而獨言角幹筋者三者爲主也古人冬折幹春液角夏治筋各居一時意以是哉鄭氏曰反覆觀之角善矣幹又善焉此夾庾利射侯與弋者角幹皆善而筋又善此唐大利射深者不言王氣射革實則九和之弓六材俱善故也

庶人爲廬器戈秘六尺有六寸戈長尋有四尺車戟常曾亦常有

四尺夷矛三尋秘音悲○此序攻木之工之四廬人之職也廬器

廬通謂竹爲柄也餘見輪人此通言長短之制也○疏曰柎之長

短皆通刃爲尺數八尺曰尋倍尋曰常約上文車有六等之數皆

以四尺爲差也陳氏曰戈戟皆刺兵也戈二刃戟三刃戈擊兵也

如杖而無刃矛鈎兵也上銳而旁鈎矛用以鈎宜長於戟故曾矛

長二丈夷矛長二丈四尺也凡兵無過三其身過三其身非能用也而無已又

以害人

人長八尺長至夷矛而三其身則極矣過此則太長不能

用而欲川而無已是又反為害於身也此統言長短之制

也故攻國之兵欲短守國之兵欲長攻國之人衆行地遠食飲飢

且涉山林之阻是故兵欲短

守國之人以食飲飽行地不遠且不

涉山林之阻是故兵欲長

欲短欲長註謂壯健宜長兵應嚴宜短

莫長於戟矛故守用之各欲其便也愚按本文欲長欲短其故凡

四而註總謂之壯健應嚴者蓋以人衆地遠而處飢勞故謂之

羸人少地近而處飽遂故謂之壯健與此分言長短之用也

凡兵句兵欲無彈刺兵欲無蝟是

故句兵梓刺兵搏敵兵同彊舉國欲細細則投刺兵同彊舉國欲

重重欲傳人傳人則密是故侵之

句音勾蝟音袁梓音皮搏音國

故柄不可闕而柄彈謂如彈丸失於太剛也刺兵欲其推向前故

柄不可弱而撓蝟謂如蝟虫失於太弱也齊人謂斧柄曰梓梓者

隋國所以不羸搏者正國所以不弱也舉國謂手所操也投如左

傳殺而旋之殺言疾也傳著也嚴兵上下同彊而舉國則欲細以

細而輕小則投疾也刺兵上下同徑而舉則欲重以重而刺則
則傳著人且流密也末句總蔽兵刺兵而言此又推言其方同
弱大小之制也○陳用之曰句兵指矛刺兵指戈戟擊兵指戈
說矛者句之戈者擊之戈戟者刺之謂此也註以戈戟為句矛為
為刺失甚矣下文於戈言首者以其上無刃直指其首而已於矛
言刺者以其上有所入故以其銳言之鄭氏以矛為刺兵其誤益
出於此愚按陳氏之說即郭氏註夏官司兵亦然而註乃相反者
蓋戈戟可刺亦可擊亦可句矛可句亦可刺故云爾也據鄭誘引
左氏言人以戟句樂樂而殺之子南以戈擊子皙此戈戟可句可
擊之驗又下文晉國為刺圍此矛可刺之驗但句兵長則及遠
擊兵刺兵短則有力則矛雖兼刺當以
句為主戈戟雖兼句亦以刺為主耳 此為戈五分其長以其一

為之被而圍之參分其圍去一以為晉圍五分其晉圍去一以為

晉圍凡為晉矛參分其長二在前一在後而圍之五分其圍去一

以為晉圍參分其晉圍去一以為刺圍此又類言柄之屬長短大

受長丈二尺而被五分其一謂自把處至尾其長二尺有四寸而
其前九尺有六寸也以晉矛二前一後推之可見晉國之也及

矛於八觔而被以圓也。晉謂其下銅鑄插於車者首謂其上也。付
矛常有四尺而二前一後。謂把處至尾其長六尺六寸又三分二
寸之一。而其前丈一尺二寸又三分二寸之二。不言被者省文也。
刺謂其上接刃處也。受制三分去一在晉國五分去一在首國。而
首矛相反者。受非前重。穀無力而首過長。前已重故宜輕也。各
不言被國之大小。註云未聞今以制弓上制下制推之。蓋受矛之
長制雖有定而其把處或遙因人爲大小與。○凡試慮事置而搖
註曰爲戈戟之矜所圓如受夷矛所圓如會矛。凡試慮事置而搖
之以抵其蜎也。灸諸牆以抵其橈之均也。橫而搖之以抵其勁也。
灸音救。○晉晉堅也。謂堅於地而搖之也。蜎語其動而和也。灸諸
牆亦操之意也。橈之均則不橈矣。橈者謂橫於膝間以兩手執而
搖之也。蜎而且勁剛柔濟也。此六建既備車不反覆謂之國工。覆
又卽試柄之法而結言之也。六建既備車有六等之數。但六等并車軫爲
一等而無夷矛故不得言建。此則皆建於車故建也。人亦言建者
建之言立與王氏曰五兵與人既備建而車不反覆
則五兵輕重起於勻故也。此又因柄而統言之也。

周禮補卷之十二

姜兆錫輯義

攷工記序職下

匠人建國水地以縣置槩以縣砥以景爲規識日出之景與日入

之景畫參諸日中之景夜攷之極星以正朝夕縣懸同槩古梟字景影同識音志○

此序攷木之工之五匠人之職也建國即所謂雅王建國也水地以縣謂四面注水於地以審其高下而固於四角立四柱以繩懸之以審其邪正也置槩以縣砥以景謂於四方所立柱之中間置八尺之木以爲表所以繩縣之審其邪正而乃砥其日景以審其東西與南北也爲規以下中置槩景之詞爲規所以識記也猶土圭之測日景也槩謂北極朝夕猶言東西也諡日之出入之景則東西可定又若參日中之景夜攷之極星則南北定而東西更無不定矣言正朝夕不言正表夜者極星與日中之景四時有定而日出與日入之景與時而後故以晝夜正朝夕也此匠人營國首言建國之事即謂官所謂惟王建國辨方正位也

方九里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經涂九軌左祖右社而朝後市市

朝一夫

塗塗同朝音潮○此以下乃言營國之事即其所謂體國也旁三門謂王城一方三門總十二門也南北為經東西

為緯塗各有九皆容九軌不言緯塗九軌者省文也左祖右社前

朝後市對中為王宮言之

一夫謂百畝之地也此節總言營國之

門塗朝廟之屬而下乃詳言之也○註曰經緯塗皆容九軌軌謂

轍廣也乘車六尺六寸兩旁各加七寸凡八尺是謂轍廣九軌積

七十二尺則塗十五步也疏曰按典命上公九命國家宮室車旗

衣服禮物以九為飾城方九里侯伯七子男五則王城當以十二

為節以文王有聲詩箋美之亦然此稱九里者蓋通異代言之與

城制面有三門門有三塗男子由右女子由左車從中央王氏曰

左人道之所向右地道之所尊言夏后氏世室堂修二七廣四修

祖則宗可知言社則穀可知也

一五室三四步四三尺九階四旁兩夾窻白盛門堂三之二室三

之一

盛音成○此下三節通引三代之制以詳言營國之屬朝之意也世室王氏謂夏始繼世而有天下故名也室謂世室之

室也六八為步修二七謂南北深十有內步凡八丈四尺也廣四

修一謂東西益以四分修之一廣十七步有半凡十丈五尺也室

謂世室之室也世室為總名五方各有堂室各有室室制五方從

同使不言五其室則旁木火金水諸室深皆三步廣皆益以三尺

中土室則深四步廣益以四尺室制異故別言五矣步言三四月尺
言西三變文也九階謂九等階也西旁兩夾意謂每室四旁有戶
皆夾以兩窗也見大戴禮白盛謂以簾灰塗牆也見地官掌屋門
側之夾室謂之鑿其深廣比堂有三分之一深九步二尺廣十一
步四尺也鑿之室其深廣比堂有三分之一深四步四尺廣五步
五尺也凡此階窗門室之制皆同也○按九階馬鄭諸家
皆以為九等階註疏不從其說獨謂南面三階東西北各二階為
九階其說蓋以周堂崇九尺殿三尺夏卑宮室堂常崇一尺堂崇
一尺為階九等於數不可故謂四旁之九階也知南獨三階者明
堂位三公中階之前諸侯阼階之東諸伯西階之西是三階也又
知餘三面各有二階者大射禮工人士與梓人升自北階又雜記
夫人至入自闔門升自側階之屬以此知四面有階中三則餘皆
二也然註疏說似有據而以朱子明堂圖推之堂有五其方位北
十有二每月各居其方應十二階則謂東西北各二階於義難通
當從馬鄭九等階為當也夫夏言階等不言堂崇殿周言堂崇不
言階等皆互文可見況禹卑宮室初非卑於廟制以美微冕孝鬼
神推之其義尤明今考其堂之修廣尤過於殿股人重屋堂修七
周則堂階又豈有反卑於殿周而止一尺者哉股人重屋堂修七

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

重平聲下同阿音痾職內同○重屋謂簷
阿重複為之其制畧如明堂位似廟重簷

也修七尋凡深五丈六尺其廣放夏若周推之蓋九尋矣崇謂陞高也阿曲也隈也不言五室以下者室之修廣并其階實門壑蓋放夏推之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從省文與

五室凡室二筵

度言爵下同○明堂謂明政教之堂度量也筵長九尺故稱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廣八丈一尺南北

七筵深六丈三尺崇一筵高九尺凡室二筵謂五室修廣皆同不

若夏之廣加於修且中室加於四旁室也不言九階以下蓋堂崇

九尺者階亦九等崇三尺者階三等而餘制亦可推與○朱子月

令明堂圖曰明堂不一說今攷當有九室如井田之制東之中為

青陽太廟東之比為青陽左个東之南為青陽右个南之中為明

堂太廟東之南即南之東為明堂左个南之西即西之南為明堂

右个西之中為總章太廟南之西即西之南為總章左个西之北

即比之西為玄堂左个比之東即東之比為玄堂右个中為太廟

太室凡四方之太廟各一廟其左右个一廟二向但隨其時之方

位開門耳太廟太室則季夏居之而每季十八日亦居之與龜山

楊氏曰按明堂者王者以朝諸侯出教令而亦以事天地交神明

周祀上帝於明堂而以文王配之者此也說者以明堂為宗廟又

為大寢又為太學不特辯而知其謬矣惟攷工記謂明堂五室大

戴禮謂為九室二說不同前代欲建者往往莫決而止今攷五室

取五行之義九室則五方之外併四隅也。應接五室九室。文殊義合。自方言之謂之五。自室音之謂之九。自十二月所居之向言之。又謂之十二也。惟註疏率謂堂上為五室。象五行也。其說與月令朱子同。之九室。並不合。而考大戴禮云。明堂凡九室。室有四戶八闔。凡三十六戶七十二牖。若堂上為五室。無論階戶窗牖無雜。蓋一堂之理。且何以月令十二月分居以發政教。而太史職又何以閏月詔王居門終月耶。考大戴禮云。九室十二堂。室四戶二牖。則是五方之正向為五室。四隅之八向為四室。室凡有九。而其室四開戶。牖四隅各隨其方。開閉為堂。除中央凡堂十二。固明甚矣。夫豈堂上為五室之謂乎。大戴禮不并數太室之堂為十三者。太室在四方之中。獨稱太室。而明堂當太室之前。又室中。度以几。堂統稱明堂。故不數太室。而約以十二也。學者詳之。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宮中度以齔。野。度以步。涂。度以軌。此以下詳言周制宮推之王國以外。以起經野之意也。凡五尺步六尺。等軌皆八尺。註謂周尚文。各因物宜為之數也。○疏曰。周以前尚質。夏。度以步。殷。度以尋。無異稱也。周時室中生時。泥凡堂上行。禮用筵。故度以几。度以筵。宮中合院之內。無筵。無几。故度以尋。在野論里數。故度以步。涂有三道。車由中行。廟門容大扇七個。闔門容小扇。參个。路門。故度以軌。是因物宜也。

不容乘車之叁个應門二徹叁个廟音明叁三同乘去聲乘車三

轅越○大廟牛馬之廟也每个長三尺七個則二丈一尺廟外大

門之廣客之小廟應門之廟也長二尺三个則六尺廟中闕門之

應容之大寢門謂之路門不容乘車之三个舊作不容乘車之五

个註曰乘車五个廣三丈三尺言路門不容者必合兩門乃容之

此門繞廣丈六尺五寸而已陳氏用之曰路門不容乘車之五个

則廣當四个以上然路門小於應門下文云應門二徹三个若乘

車四个以上則路門反廣於應門理不宜然鄭氏求其說不得謂

兩門乃容之亦曲矣乘車之五蓋三字之誤也按計說初無根據

路門既廣丈六尺五寸直云容乘車二个有半可矣或不言半則

如陳氏之說云不容乘車之三个可也何必云不容五个乎故知

三與五文誤耳正朝門謂之應門二徹之內共八尺三个是廣二

丈四尺陳氏曰王五門言應路不言庫庫雖者應應之制則應以

外之雉庫卑亦可知也內有九室九嬪居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九分其國

以為九分九卿治之朝音潮○內者路寢之裏外者路門之表也

居謂居以治事朝者署寺之通名猶言居矣一曰以待朝謂之朝以治事謂之治或言居或言外與治皆互文也分國為九註謂分國之職為九也九嬪掌婦學之法以教九御

故居內九室三孤六卿爲九卿分圖之職以率屬故居外九室也
○王氏曰書云三孤貳公弘化寅亮天地又云六卿各率其屬以
倡九牧阜成兆民此三孤六卿之職也其同謂之九卿者與命王
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孤與卿同爲六命故小司寇掌外朝之位
同於九棘司士掌治朝之儀同於特指孤與卿名異而實同也愚
按王氏註內宰職謂后六寢之外自有六宮爲治事之處其說甚
密此所云九室卽六宮之屬之別名也而疏乃云內九室以治事
與六宮不同蓋未審九室卽爲六宮之屬而失之與昏義云后立
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明章婦順天子立
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明章男教是立官以
理內猶立官以理外也以其制考之王之下有三公爲太師太傅
太保其九卿者三孤爲少師少傅少保與六官而爲九也后之下
有三夫人猶王之三公其九嬪者三嬪猶王之三孤六嬪猶王之
六官而爲九也六官之六宰加以三孤之三室而爲九則六嬪之
六室亦應加以三嬪之三室而爲九昏義言后立六官天子立六
官而各不言九者蓋三孤三嬪位雖班乎六卿六嬪而望實擬於
三公三夫人故不數之與然則內外九室言九嬪九卿而不數三
夫人三公又何也三公論道經邦其任獨重不與九卿同職而三
孤貳公弘化其責稍輕因與六官聯班三夫人與其三嬪之體亦
如之則昏義言六宮六官而不數三嬪三孤者統文此言內九室

外九室而不數三夫人三公者別文也然王宮門阿之制五雉宮則九室即六宮之屬而疏說之失益明矣

隅之制七雉城隅之制九雉經涂九軌環涂七軌野涂五軌門阿

之制以爲都城之制宮隅之制以爲諸侯之城制環涂以爲諸侯

經涂野涂以爲都經涂門阿謂門之屋脊梁城隅謂城角上之浮思也三堵爲雉長三丈高一丈此據高而

言也國中曰經涂達城曰環涂郊外曰野涂人有聚散故涂有廣隘門阿爲都城以下皆明義也○註曰都謂畿以內四百里外距

五百里大都也其城隅高五丈則宮隅門阿皆當三丈諸侯謂畿以外諸侯也其城隅高七丈則宮隅門阿皆當五丈王氏曰諸侯

以兩禮之節也故諸侯之制下於天子都城之制下於諸侯然諸侯之有功德者入爲卿士而其禮反下於諸侯何也近君則勢屈

遠君則勢伸觀其采地不謂之國而謂之采其君不謂之監而謂之長其命以偶不以奇其治以則不以典其傳以祿不以嗣其於

城涂之制可知矣

匠人爲溝洫耜廣三寸二耜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畝曰

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爲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爲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導達於川各載其名

歐右賦字○此條因體國以及經野而首

卽爲溝洫之屬明之也宋瓊金曰耕其廣五十二畝爲耦其廣一尺伐之言發謂發土也山謂一夫百畝之田成方十里所謂井十爲通通十爲成也同方百里所謂成十爲終終十爲同也深名俱稱廣名尋達通也山田首廣深各八尺之遂而溝洫澮澮倍者凡以溝容遂洫容溝澮容洫而後達於川也載猶登也謂各登其澮名之屬使人言有所稱謂也子約問井田之法一鄉一遂各一萬有餘夫各有田十澮一川洫澮無多而匠人一同九萬夫止十澮一澮澮洫反少何也朱子答曰註謂此采地之制異於鄉遂井公邑也蓋以地有遠近故治有詳畧與次日又曰昨夜說匠人九夫之制無許多溝洫其實不然適間澮看許多溝洫川澮與遂人之制一般乃是子約看不仔細耳陳氏曰周制通行井田之法安有異於內外遂人所言者積數匠人所言者方法其實一制也薛氏曰匠人云九夫爲井井間有溝自井地言之也遂人云十夫有溝兼溝塗言之也然遂人百夫有澮而匠人方十里爲成成間有洫

則九百夫之地遂人千夫有澮而匠人方百里爲同同間有澮則
九萬夫之地其不同何耶成間有澮非一成之地一澮而已同間
有澮非一同之地一澮而已於成舉澮於同舉澮亦其大畧云耳
內外遠近之澮澮初無異制也夾漈鄭氏曰遂人云十夫有澮百
夫有澮千夫有澮萬夫有川若按文讀則一同之地有九萬夫澮
澮甚多匠人云井間有澮成間有澮同間有澮若按文讀則一同
之地惟有一澮十澮而澮澮少鄭氏求其說不得註遂人則曰此
鄉遂法以千夫萬夫爲制註匠人則曰此畿內之采地制井田異
人鄉遂并公邑是制田之法分爲二矣求之於經則無明文詳攷
遂人匠人所載澮澮制度無不相合匠人之制舉大槩而言遂人
之制舉一端而言一成之地有九百夫一同之地有九萬夫成間
有澮同間有澮其間澮澮多矣周家井田之制通行天下未嘗有
鄉遂部鄙之異也愚按註謂匠人與遂人異制朱子初未之許而
諸儒多辨之矣陳氏鄭氏其全文雖不如薛氏之嚴而大義皆明
抑愚更有明辯者本文同間之澮之下其文云專達於川各載其
名夫名云各載則同間明非一澮而成間非一澮亦可知若同間
止一澮成間止一澮亦如井間之止一澮也何各載其名之可言
耶且澮澮之屬以時蓄洩備旱潦也謂鄉遂十夫有澮萬夫有
川而都家九萬夫猶止有一澮而無入恐水利之修缺不如是異
也鄉遂都家苟有川之自然者皆當引澮於川而否則皆當以人

功爲之并謂鄉遂川以人爲而都家皆自然之川恐地利之夷險更不如是異也夫不明木文成間同間之漚漚爲約言之例下文兩山間之川爲推言之例可謂率矣而并使本文各載其名之義並沒也不率甚乎餘詳小司徒遂人各職凡天下之

地勢兩山之間必有川焉大川之上必有涂焉

本職執並勢同○山間必有川水爭

注故也川上必有涂衆利涉故也川當有路稱涂者統詞也此以下皆因爲溝洫而推之也舊不明此而誤謂都家皆自然之川也若如此則下文之推言溝者亦可謂凡溝逆地防謂之不行水屬都家之井制稍溝三十里而廣倍之

不理孫謂之不行稍溝三十里而廣倍

防音勑屬註讀爲注今按如字孫去聲稍先鄭讀如

蟄陳氏如字○凡溝謂造溝也地脉曰防不行謂決溢也此言高

下也陂猶注也理亦助也孫謂順也此言廣隘也稍溝未詳鄭讀

如蟄者謂水漱蓄之溝也陳讀如字者謂溝末曰稍溝猶田端曰

川首故廣倍也陳說近是三十里而廣倍凡以順而道之耳○疏

曰經言凡溝明非田間廣深四尺之溝下文稍溝三十里而

廣倍當是所造溝漬引水者註引鑿龍門播九河爲証是也凡行

奠水磬折以參伍欲爲淵則句於矩

句音勾○奠之言定謂水積而不流也磬折言曲也矩卽

所謂磨折磨折旋中矩是也曲甚爲句句於矩邊周旋中規是也蓋水曲中矩而三折五折則積水之勢殺若曲更過於矩則流轉過倭而其凡溝必因地勢善溝者水漱之善防者水下淵深矣

淫之

淫先鄭讀作厭註讀如字○因水執欲其順因地執欲其堅故猶習也淫讀爲厭者謂淤泥留著助之爲厚也讀如字者

謂水淫液之也○王氏曰溝以環水不因水勢則流易壅防以止

水不因地勢則土易壞水漱留而無所壅者以因水也水淫液而

無所決者凡爲防廣與崇方其綱參分去一大防外綱綱去聲○

以因地也凡爲防廣與崇方其綱參分去一大防外綱廣與崇方

見梓人謂高廣等也三分去一謂其兩邊皆上減下三之一外綱

謂其外邊下又較厚於上也凡皆使防堅而水不潰也○平仲王

氏曰外綱者非更薄其上乃益厚其下耳下益厚則上愈凡溝防

殺矣此與魯氏已上則摩其旁已下則摩其端意畧同也

必一日先深之以爲式里爲式然後可以傳衆力里註讀爲已音

讀如字按讀爲已對然後而言然讀如字義自通○溝防謂爲溝

若爲防也式之言準以一日之深淺爲一里之準式也傳之言附

也謂凡里中皆以此一日爲準

而後衆力有所附著而成也凡任索約大汲其版謂之無任大

而後衆力有所附著而成也凡任索約大汲其版謂之無任大

秦○任用索繩約統汲引也以繩約版而畫屋參分瓦屋四分圉大引之則版撓而梁不堅故謂之無任也
窮倉城逆牆六分堂涂十有二分實其崇三尺牆三尺崇三之音
鈞窮窖同○以窮復屋曰茸三分四分皆謂分其屋之修而以其一分為峻也此言屋也方曰倉圖曰圉地中曰窮郭內曰城逆謂郤也四者皆六分其牆之高而上郤一分以為殺其鱗次若逆然也此言牆也堂涂謂階前也爾雅堂涂謂之陳詩胡述我陳是也十有二分謂十二分其旁之修而一分為峻也此言階也實官中水道也崇三尺防墜寒也此言實也凡牆厚三尺則其高可九尺餘皆放此此又言牆也○疏曰註謂堂涂若今令甃穢者漢時名堂涂為令甃穢今甃則今之磚甃則道也猶曰傳道也又謂十二分其甃旁之修以一分為峻者中央為甃名為甃者所以督率兩旁也假令兩旁共尺二寸則取一寸於中央為峻使水兩向流也

車人之事半矩謂之宣一宣有半謂之櫺一櫺有半謂之柯一柯

有半謂之磬折

獨音竹○此序攻木之工之六車人之職而先以此磬之也矩宜獨柯磬折皆假象以名其數也矩

器名也長二尺六寸三分寸之二半矩則一尺三寸三分寸之一也宣謂人頭也毛氏謂頭在上而宣露故名鄭謂髮落日宣易與為宣髮是也人長八尺而頭腹腰約為三節每節長二尺六寸三分寸之二如一矩之數而人頭纔如半矩之數故半矩謂之宣也檣對斤柄也長二尺柯斧柄也長三尺磨折謂立如磨折也人自帶以下四尺有五寸磨折立則首俯至帶其淺深之度約四尺五寸也○疏曰車人之事謂車人造車若耒耜之事下文取柯為尺度故先言自宣至於柯之長短如輪人十分寸之一謂之枚之類也王氏曰宣也屬也柯也磨折也此所命之名也半矩一宣有半一檣有半一柯有半此所定之數也宣磨折取諸身以為法檣柯取諸物以為法近取諸身遠取諸物長短一皆有法以是度物安有不中哉鄭氏曰序云車之登下以人為節故矩由人身非強設也

車人為耒底長尺有一寸中直者三尺有三寸上句者二尺有二寸自其底緣其外以至於首以茲其內六尺有六寸與步相中也底註讀為刺句音勾下同耒中字去聲○車人為耒耒耒曲象耒故亦車人為之也句猶曲也耒下之接耜而前耜謂之底中直者

其身。上曲者人所執也。緣斜傾也。首即上也。中猶應也。疏曰。自其
底緣其外。以至於首者。逐曲量之也。以弦其內者。望直量之也。外
之曲有六尺六寸。而內之直。纔有六尺。與一步之數相應也。言此
者。野度以步。而人步大小不齊。故取六尺之未代以量地。若據邦
金。則稍長。故每計地時。脫去而堅地。欲直底。柔地。欲句底。直底則
用之。所謂耕者以田器為度也。

利推句底則利發。句弊折謂之中地。

利推。音據。利發。謂所起者順。然止。

二地當然耳。惟句弊折則直曲得其平矣。此中地之未也。○
陳用之曰。直底者。其底之勢微直而下也。句底者。其底之勢微句
而上也。疏曰。此直底句底皆不六尺。惟中地之未合。磨折者。乃六
尺也。愚按中字音讀。註疏皆未及。然其意蓋讀作如字。而以中地
與堅地柔地相承而言也。惟合

解作去聲。以中地為宜地之義。

車人為車柯長三尺。博三寸。厚一寸。有半。五分其長。以其一為之
首。大車轂長半柯。其圍一柯。有半。輻長一柯。有半。其博三寸。厚三
之一。渠三柯者。三十六分其輪崇。以其一為之牙圍。

有又通下同。轂長之上。舊闕大。

車二字今從註補入又職末行澤者欲短轂節舊錯簡在三柯者
三之下語次失倫今從柏車節之次正之○首卽斧也五分柯長
之一其首六寸也爲車又先列此者舊前列車人之事之意也大
車謂平地任轂之車也轂徑尺五寸爲半柯轂闊幅長皆四尺五
寸爲一柯有半果謂車較卽牙也三柯爲九尺三其三柯爲二丈
七尺此謂牙之兩數也輪崇下文大車崇三柯是也三柯爲九尺
六分其一爲尺五寸此謂牙兩之廣數也○王氏曰牙名果者轅
爲曲包軛轂之衆而其勢圓有如果之受衆小木而流行故名
也柏車轂長一柯其圍二柯其輻一柯其渠二柯者三五分其輪
崇以其一爲之牙圍柏車註謂山車也疏謂對大車爲平地車而
言也其制小於大車輪輻卑小轂獨更長圍
亦更大者山行欲安故也渠二柯者三爲一丈八尺不言輪崇以
輻長一柯推之當崇二柯而爲六尺牙圍五分其一當爲八寸
也大車崇三柯綆寸牝服二柯有參分柯之二半車二柯有參分
柯之一柏車二柯服先鄭讀爲負○崇三柯謂輪崇也綆制詳見
人謂之平輿背有孔納軛於其中而又向下服之故謂之牝服先
鄭讀服爲負者以衆軛所依負然故也一柯又三分柯之三長八

尺也。羊車註謂若今定張車。疏謂宮中車也。二柯又三分柯之一。爲七尺。二柯爲六尺。皆承牝服而言。羊車不言各制省文也。○陳用之曰。羊車牝服得中則其轅輻輪崇牙闊從可知矣。凡爲轅三其輪崇參分其長二在前。

一在後以繫其鉤。

三其輪崇者大車柏車羊車輪各不同。轅皆三

轉計皆丈有四尺四寸。明轉不以輪異也。苦轉人田車兵車乘車之

微廣六尺。高長六尺。微轅

微所謂兩微也。馬轅端壓牛轅者皆轅也。上文轅稱凡者。通大車

柏車羊車而言。此微皆六尺者。蓋指大車柏車言之也。不別言

羊車者。舉大畧小之詞。○疏曰。駕牛車微廣六尺。則與駕馬車之

微廣八尺不同。其高長六尺。則與駕馬車之轅長六尺六寸不同。

蓋駕牛車有兩轅。而一牛在轅內。故高短而微狹。駕馬車止一轅。

而兩服馬在轅外。兩驂馬在前夾之。故轅長而微廣也。易氏曰。此

三者皆以乘車兵車田車之制。輪輻牙轂亦其輪輻牙轂也。輹亦

輹也。輹即輹也。馬轅銜也。乘車兵車田車輪輹崇與廣銜長參如一。

謂之參稱。餘皆從此而推。至車人不然。三者皆非三稱之制。餘可

知也。此所以命之車人而特見於末與。愚按本賦。觀輪人與人將

人諸職。文有煩有簡。諸職所言輪輹牙轅輹銜之屬。凡兵車乘

車制皆從同。即田車之輪止寸許爲異。餘制皆無異。文而此則大

車柏車羊車制同者邦鮮矣此文較煩也諸職之乘車田車兵車
香尙文物聲名如戈及戟矛六等之建天地日月星辰諸旗之象
國馬田馬驚馬諸駒之度凡皆以飾車欲後而因爲之節文也故
其制雖各車從同而以諸工分掌之若本職則大車柏車皆棧車
之欲弁者卽羊車亦行宮中而已故其制雖各車多異祇以一工
掌之而猶兼爲車以外之未也此文較簡也大車之轂雖見於
人職祇以任重一言行澤者欲短轂行山者欲長轂短轂則利長
其理耳未言其制也

轂則安行澤者反轆行山者仄轆反轆則易仄轆則完

仄側同○此釋上文

轂操之制之意也舊錯簡在渠三柯者三之下今正之轂爲輪之
利轉澤間沮洳故短則利山中險阻故長則安轆爲輪之固抱澤
間反轆則內與外相易其木性需滑故泥不能黏而行易山
中仄轆則表與裏相依其木理堅韌故摩不能斲而車完也

梓人爲筭虞天下之大獸五脂者膏者羸者羽者鱗者宗廟之事

脂者膏者以爲牲羸者羽者鱗者以爲筭虞外骨內骨却行仄行
連行紆行以脰鳴者以注鳴者以旁鳴者以翼鳴者以股鳴者以

胸鳴者謂之小蟲之屬以爲騰琢

荀音樹虞音巨廉音保腹音豆注音呪○此序攻木之工之七

梓人之職而先言其爲荀虞也荀虞懸鐘磬之器橫曰荀植曰虞

脂牛羊屬膏大豕屬用爲牲備其物也羸熊羆屬羽禽鳥屬鱗龍

鱗屬用爲荀虞象其形也外骨蜩屬內骨鼈屬卵行蜎屬从行蜎

屬連行魚屬一云蜎公屬紆行蛇屬腹項也項鳴鼃屬注噪也

噪鳴蜩屬旁鳴蜩屬翼鳴發皇屬股鳴螽斯屬胸鳴發原屬

此皆蟲之小者用雕刻於器致其飾也此先叙爲荀虞之類也

厚唇介口出目短耳大胸耀後大體短腹若是者謂之羸屬恒有

力而不能走其聲大而宏有力而不走則於任重宜聲大而宏則

於鐘宜若是者以爲鐘虞是故擊其所縣而由其虞鳴銳喙決吻

數目顧腹小體審腹若是者謂之羽屬恒無力而輕其聲清陽而

遠聞無力而輕則於任輕宜其聲清陽而遠聞則於磬宜若是者

以爲磬虞是故擊其所縣而由其虞鳴小首而長搏身而鴻若是

者謂之鱗屬以爲荀

釋註讀爲嘯或讀如字縣懸同由猶同吻音

出目目突出也嘯讀爲嘯嘯小也一讀如字光澤而無尾也短肥

貌喙口喙也銳尖小貌吻口脣也卽脣邊也決嘯齒數謂視急

顧謂項長壽之言舉身小而縮腹以舉也搏圓也鴻備也荀通謂

鐘若磬之荀也此次明爲荀廣之義也○王氏曰先王德足以作

動物雖庶物皆取爲雕琢之文古之爲樂器者笙管之屬音象鳥

鼓鑄之屬音象獸非特其音而已形制亦然故爲伏虎亦此意也

況荀廣所以垂鐘磬者耶則擊鐘磬而顧其形不猶其虞鳴乎敬

仲鄭氏曰凡廣所刻物形皆於其下載之故有任重任輕之義荀

形欲圓故用鱗屬小首而長凡攫援援箠之類必深其爪出其目

搏身而鴻乃所以爲荀也

作其鱗之而深其爪出其目作其鱗之而則於眦必撥爾而怒苟

撥爾而怒則於任重宜且其匪色必似鳴矣爪不深目不出鱗之

而不作則必頽爾如委矣苟頽爾如委則加任焉則必如將廢措

其匪色必似不鳴矣

制殺通義嚙通匪斐通○不言任輕及爲荀

者舉重而言也攫制者攫著而卽殺援噬者

有舉重而言也攫制者攫著而卽殺援噬者

援掩而即蒙皆猛擊之狀也深層藏也謂爪長而曲也出謂目露而眦也之而謂頰頰也作謂勢起而開也擬猶動也斐文貌賦之然擬怒而重無不作且其鳴號之狀若見於采色然蓋極排爲荀虛之妙也類猶委也指猶頰也此又反言以明之也○賡曰此上截重詳上文之義下則見脂者皆者止可爲姓不可爲荀虛之義也

梓人爲飲器勺一升爵一升觥三升獻以爵而酬以觥一獻而三

酬則一豆矣食一豆肉飲一豆酒中人之食也

飲器作器從註作

從馬氏作斗今按豆當如字○此條因荀虛以及飲器也勺爵類俱飲器韓詩說云爵實一升觥二升爵三升爵四升爵五升豆食器實四升王氏曰梓人爲荀虛爲樂器也爲飲器與侯爲禮器也○疏曰爵字今禮作角旁單古書作角旁氏學者多開觥寡開觥故亂之耳又馬季常謂豆當爲斗一爵三觥則一斗也劉氏曰一獻而三觥者飲以一升酬以三升也并計之爲四升四升爲豆豆雖非飲器其計數則然也愚按觥之爲觥註疏所稱俗誤甚明今攷儀禮鄉飲酒鄉射俱獻以爵酬以觥又更可據至從馬氏變豆爲斗而因以一爵三觥實之則非也攷儀禮主於賓一鼓一爵而已其稱三酬者始而主獻次而賓酢三而主酬故稱三酬劉氏之

說信矣何有於三則又何
有於一斗而輕楚之哉
比試梓飲器鄉衡而實不盡梓師罪之
鄉去聲○眉間曰眉司農謂慶衡是也何眉衡而實於
內者不可遠是太深也梓師梓人之長罪歸其長也

梓人爲侯廣與崇方參分其廣而錫居一焉上兩個與其身三下

兩個半之上綱與下綱出舌尋續寸焉

今註讀爲幹續音云○此條又因審以及侯也註曰

崇猶高也方猶等也高廣等者謂侯中也鄉射記云侯道五十弓
弓二寸以爲侯中則五十弓之侯侯中一丈而天子侯道九十弓
者侯中丈八尺也鵠其所射也皮爲之居侯中三分之一方六尺
小釐如齊人膏幹之幹布爲之以維侯即所謂舌也身謂躬也
鄉射記云倍中以爲躬倍躬以爲左右舌下舌半上舌其制身夾
中之上下個夾身之左右而上廣於下象人張臂廣張足狹之意
也上兩個與其身三者身居一分上兩個三之也个或謂之舌者
取其出而左右也舌旁邪豎爲植綱以繫侯於植也上下綱皆出
舌一尋亦象人張手足然續者籠綱繩寸其圍徑也趙氏謂續个
邊圍子綱則穿過圍子以縛諸植也此言造侯之制度也○或問
上兩個與其身三舊註謂爲倍其躬而今以爲三之何也曰此本
鄉射記及本職梓人之文也曰鄉射記云倍躬以爲左右舌今以

爲三其躬而猶謂鄉射記之文何也曰是宋之深攷也按記倍躬以爲左右舌者自上下舌之中間當躬之中而言也若其上之左右个則其廣各一躬有半其下之左右个則其廣僅半其躬而已今且以鄉射侯歷言之其中廣崇各十尺即記所謂侯道五十弓弓二寸以爲侯中而梓人所謂廣與崇方者也其躬夾其中之上下廣崇亦各十尺即記所謂倍中以爲躬而梓人所謂其身也侯中本名中通上下而言則中亦各躬矣其个夾其躬之左右而上之左右个各廣丈五尺并躬之十尺凡廣四丈即記所謂鄉侯上个五等而梓人所謂上兩個與其身三也其下之左右个各廣五尺并躬之十尺凡廣二丈即上兩個獲待半即記所謂下舌半上舌而梓人所謂下兩個半之也惟其中間當躬之中則中廣十尺而兩個亦各廣十尺乃記所謂倍躬以爲左右舌者非謂其上兩個亦止倍之也惟上兩個各浮於躬五尺而廣三其身則以其上所浮於躬之五尺而益其下所減於躬之五尺故左右个之上下與中皆不當廣十尺而倍於其躬若上兩個惟倍於躬則當云倍躬以爲上兩個而不當泛云倍躬以爲左右舌且又不當云鄉侯上个五尋矣鄉射記與梓人之符合如此以古制布幅廣二尺者計之侯中廣崇十尺其用布當崇一丈廣五幅凡其布五丈上下躬各如之又當共布十丈左右个通上下爲數亦各如其躬與中之數每個布十五丈兩個當用布三十丈鄉侯凡用布四十五丈

侯王之射侯以次加廣而註疏謂爲鄉侯用布十六丈諸侯之侯用布二十五丈二尺王之侯用布三十六丈其說皆與鄉射記及梓人不合愚故按文爲斷而定之如此學古泰之

張皮侯而棲鵠則春以功張五采之侯

則遠國屬張獸侯則王以息燕此乃言用侯之名物也皮侯以虎

爲祭而與諸侯鄉大夫士大射之侯也五采之侯布爲之畫五采

爲飾王與諸侯燕而射之侯也獸侯布畫爲飾王與鄉大夫燕

而射之侯也王氏曰射侯之制有三大射張皮侯而擇士取其有

功而用之蓋諸侯春貢士射中多則與於祭其君爲有功而益地

射中少則不得與於祭其君有罰而削地詩言大侯既抗獻爾登

功是也五采侯與諸侯燕而射諸侯朝覲而燕之五采以象文虎

言遠人不服修文德以來之也獸侯與公卿大夫燕而射亦畫虎

熊之屬言能爲民除害然後休息而安燕也陳用之曰張皮侯以

功爲主張采侯以禮爲主張獸侯以質爲主也祭侯之禮以酒脯醢其辭曰惟若寧侯毋

主張獸侯以質爲主也祭侯之禮以酒脯醢其辭曰惟若寧侯毋

或若女不寧侯不屬於王所抗而射女強飲強食詒女曾孫諸侯

百福女汝同射言石強上聲○此又言射而祭侯之名義也寧侯

謂諸侯有功德而能安寧其國者屬有親附之意也抗張也

女指射侯以目不寧侯也言侯能安寧其國則其親附乎上可知矣不寧侯反是攸抗而射汝蓋借以勉而戒之也又勉其加進飲食以自順養而詒汝後以多福使之世享其祚以深致丁寧之意也○王氏曰侯而祭之者神無不在聖人無所不用其至也夫侯受內杆外有諸侯之象故祭之使以安其爲諸侯而否則必抗而射汝此卽司馬九伐以正邦國之法也朱子語類曰射義射中則得爲諸侯否則不得爲諸侯此等語皆難信書謂庶頑讒說侯以明之然中間若有弊之能又如何以此分別恐大意畧以射審定非專以此去取也明齋王氏曰按侯者言矢至以此爲侯故古文作侯象矢集於布之形也其諸侯與侯字則皆從人而諧侯聲人在上作侯爲諸侯字人在旁作侯爲侯字前人不識古文遂謂射中得爲諸侯則天子而射又何說耶夫射男子所有事古帝王相與盡志於射者取其能禦侮而已虎熊豹皆獸之極猛春秋書多麋亦害稼之獸取其皮爲侯以示驅猛獸除民害之意也射之所有事者在此而乃妄求之於侯不失之遠哉

攻金之工築氏執下齊冶氏執上齊鳧氏爲聲栗氏爲量段氏爲

鉶器桃氏爲刃

齊同劑下節同○此總序築氏以下攻金之工而先舉其齊以繁端也齊者錫和金之名多錫爲下

少錫爲上。若鐘錘之屬。量若區。鑄之屬。錘器若錢。錘之屬。刃若刀。劍之屬。○王氏曰。下文築氏爲削。五分其金而錫居二。則用錫爲多。故曰執下齊。其上而大刀。下而鑿。燧之屬。皆下齊也。冶氏爲戈。戟。四分其金而錫居一。則用錫爲少。故曰執上齊。其上而鍾。鼎。斧。斤之屬。皆上齊也。舉築治二工。他可知矣。金有六齊。六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鍾門。

之齊。五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斧斤之齊。四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戈。戟之齊。參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大刀之齊。五分其金而錫

居二。謂之削。殺矢之齊。金錫半。謂之鑿。燧之齊。六分其金而錫居

分。其六分也。餘放此。鍾以擊。鼎以烹。斧以伐。斤以斫。戈。戟以刺。三

齊。惟欲其堅且剛而已。故用錫皆少。而以上齊也。大刀。威。揚之屬。以斬。削。以削。殺矢。以獵。此二齊。欲其堅而剛。鑿。以取木。於月。燧。以

取火。於日。此一齊。欲其明而暫。故用錫皆多。而以下齊也。○弗氏

曰。金。謂銅。鐵也。王氏曰。凡金必濟以錫者。金性堅剛。錫則柔。與金

或赤黑。錫則青白。以柔。與而濟。堅剛。則不折。以青白而濟。赤黑

則色不滯。此所以有六齊也。

蔡氏爲削長尺博寸合六而成規欲新而無壞散盡而無惡此序
之工之一蔡氏之職也削書刀也古用竹爲簡先以火灼簡後用
刀刻爲書所謂魯之削是也博廣也規謂圓也刀勢曲反張爲之
六刀相合則圓若弓人合九成規之類也新而無壞散盡而無惡
散盡而無惡謂刀若脊金如一雖散盡無取惡也無惡則無窮矣
○疏曰漢時蔡倫造紙蒙恬造筆古者未有紙筆以削刻字至漢
雖有紙筆仍有書刀是古之道法也鄭樵曰大事書於策小事書
於簡百名以上書於策不及百名書於方大約削書於策策小約
削書於方圓凡所書皆非筆也而名爲書蓋削而刻於上其蔡氏
爲削欲其堅也書無窮而刻無已非刀堅安用名蔡厥有古哉愚
按後世造紙筆書文既便而竹簡始廢今之削惟用以削刻而已
蓋又其一變也

冶氏爲殺矢刀句長寸圍寸鏃十之重三坑坑音九○此序攻金

也殺矢司弓矢所謂用諸近射田獵者也本記矢人矢凡有五夏
官司弓矢矢凡有八而此止言爲殺矢刀者近射田獵殺物深猛
舉其重而餘統之矣以矢人職通言刃不但言殺矢刀推之可見
刀謂矢簇鏃謂其足入骨者十之爲一尺坑量名數未詳刃鏃凡

重三皖也。○註曰：殺矢與戈戟異齊而刀同其工似脫誤在此也。趙氏曰：治氏執上齊而為殺矢乃下齊也。治氏職為戈戟執上齊所謂殺矢刀特兼為之與。愚按此條註疏以為脫誤者得之即趙氏亦疑其兼為而非決其必然也。今以義推之殺矢與削為全齊此為殺矢正次築氏為削之下當是築氏職之文而以職近治氏又此條重三皖與治氏重三野文相似故有脫誤也。戈廣

二寸內倍之胡三之援四之已倨則不入已句則不決長內則折

前短內則不疾是故倨句外博重三銑也。銑音劣。○戈所謂句予戟

謂胡以內接柄者其長四寸胡謂枝曲而旁出者其長六寸援謂本直而上達者其長八寸凡此所言其長也已太也倨自也句曲也皆自胡而言也前即謂援也胡不曲不直如斧折然太有則以鉤人而不入太曲則以啄人而刺不決胡以內過短則援短胡頭必低而曲於勢抗故引之則折前胡以內過短則援長胡頭必舒而倨於勢抗故引之則不疾也胡上為倨倨之外謂胡裏胡下為句句之外謂胡表胡之表裏皆寬博則合於勢折而四病無戔廣矣銑亦量名註謂即呂刑之鍔重六兩胡援凡重十八兩也戟廣寸有半寸內三之胡四之援五之倨句中和與刺重三銑。○戟謂

雙枝戟也。凡刺兵一鋒直出曰鏃，有枝旁出曰戈。左右有枝曰戟。三隅戟曰戣，倨句中矩者。兩胡相向勢精方也。刺即援之刀。趙氏謂援自秘直至上尖頭刺刀是也。○王氏曰：戈二刃，戟三刃，則其廣宜少殺於戈。然後便於用。故戈廣二寸，戟廣寸半，稍為異也。戈內四寸，援八寸，其長尺有二寸，戟亦如之。廣寸半，內三寸，則長四寸有半，援五寸，則長七寸有半，亦其長尺有二寸也。戈胡六寸，戟之胡亦如之。廣寸半，胡四寸，亦六寸也。其倨句中矩，則胡勢磨折如矩，亦明與外博者異矣。薛氏曰：戟秘長一丈四尺八寸，合援之七寸半，內之四寸半，其長一丈六尺，車戟常是也。

鼙氏為鐘，兩樂謂之鈇。鈇間謂之于，于上謂之鼓。鼓上謂之鉦。鉦

上謂之舞。舞上謂之謂，謂上謂之衡。鐘縣謂之旋。旋盡謂之幹。鐘

帶謂之象。象間謂之枚。枚謂之景。于上之擁謂之毦。縣懸同，據音

廉。○此序夾

金之工之三。鼙氏之職也。以鼙名者，王氏謂鼙於木不弱不淫，欲音之無淫弱也。獨以名鐘者，以其始條理也。兩樂者，鐘口之兩角也。鐘所先故又謂之鈇也。此言鐘口也。鈇間之間猶邊也。口邊之

謂之舞此四者言鐘體也蓋而有繼故謂之前平而不波故謂之衡此二者言鐘柄也柄有懸孔固之如盤旋然故謂之旋其飾有盤旋之屬象蟲之旋而力能勝鐘故又謂之幹也此二者言鐘懸也鐘帶有四以介于鼓鉦舞甬之五者其文如篆籀故謂之篆每帶有九乳如枝可數故謂之枝又謂之景據之言散鼓十分其銑之攤散室而生光故謂之懸也此三者又言鐘體也

去二以爲鉦以其鉦爲之銑間去二分以爲鼓間以其鼓間爲之舞修去二分以爲舞廣以其鉦之長爲之甬長以其甬長爲之圍

參分其圍去一以爲衡圍參分其甬長二在上一下在下以設其旋

鉦不言圍省文末節並言鼓間鉦間是也舞修謂其橫舞廣謂其縱註曰舞之上下既促當以橫爲修以縱爲廣也鐘制下侈而上斂十分其銑去二分爲之鉦者言鉦徑居銑徑十分之八也其銑間之于與鉦同而鼓間則又去二分而居銑徑十分之六其舞修亦與鼓間同而舞廣則又去二分而居銑徑十分之四此以上言飾之長短廣狹也以鉦之長爲甬長不言衡長者并衡數也以甬之長爲甬圍者其圍一如其長去其參分之一爲衡圍和衡又斂於甬也此言柄之長短廣狹也以甬長二上一下以設旋者衡之

以施其罔也。此言懸之上下也。○疏曰：經文不言，薄厚之所震，衡長又以鉦長爲前長，太長不類，故郊司并衡數也。

動清濁之所由出，侈弇之所由興，有說鐘已厚則石已薄，則播侈

則柝弇，則鬱長，前則震。柝，窄通。○此承上文而推言之，以起下文。

說，舒謂也。王氏謂舒故也。柝，迫也。鬱，寒也。言鐘一震動，聲所出皆形所與也。其故豈無謂哉？質太厚者，聲石而不發，質太薄者，聲播而多散，形大者，聲迫而不舒，形小者，聲寒而不通，而柄長者，聲亦震而不定也。蓋形質與聲相爲表裏，其故如此。石播柝鬱，亦清濁之類，長前亦厚，薄介侈之類。○鄭謂曰：典同言鐘之形聲者，十有二，此推言厚薄介侈四者，蓋其病大約不出於是故也。先王之制鐘也，大不出鈞，重不過石，律度量衡於是乎生，大小器用於是乎由，單穆公之諫景王者如此，然則四者病所由始也。是故

大鐘十分其鼓間，以其一爲之厚，小鐘十分其鉦間，以其一爲之

厚，鐘大而短，則其聲疾而短聞，鐘長而小，則其聲舒而遠聞。疏去

此明上文之意也。凡鼓間居鈦徑十分之六，而大鐘之厚十分鼓間之一，凡鉦間居鈦徑十分之八，而小鐘之厚十分鉦間之一，非

小鐘反厚以大鐘之銑徑鼓間本大於小鐘銑徑鼓間也其不若
小鐘取於銑間者恐大鐘過厚則不耳此明厚薄之數也疾急也
舒緩也鐘大而失於短則短聞而聲易竭鐘小而失於長則遠聞
而聲難息此明後今與清濁之意也○趙氏曰大鐘即禮書所謂
十二辰之零鐘詩言鏞者是也小鐘經所謂編鐘是也國語云細
鈞有鐘無鐸昭其大也大鈞有鐸無鐘其大無鐸昭其細也左傳
云小者不寃大者不撫則和於物今鐘撫矣信乎所尙有大小而
制有長短也疏曰樂器中縱聲舒而遠聞亦不可也記云止如槁
木此不欲達聞之驗故鄭並言淺則為遂六分其厚以其一為之
躁躁則易竭深則安安則難息也

深而圓之

述註作圓郝氏作疑○經所謂于上之機謂之疑即鼓也深謂窪之也初鑄時即深而圓之以擬擊也郝氏曰

遂疑通形如鏡所以取火日中也鐘受擊處為圓形微起其光明似之深謂高也猶觀禮為壇深四尺之深註謂窪者誤也

臬氏為量改煎金錫則不耗不耗然後權之權之然後準之準之

然後量之

量之之量平聲下同○此序改金之工之四臬氏之職也臬名者取堅實之義為量謂為凡量器下文為

乃約指之也改煎謂重煉也耗減也六齊必煎煉而後而鑄鍾量之屬尤以再煎無耗為度若鍛鍛成者不再煎也權有賦其數之

輕重若下文重一鈞之屬準者祇其模之高下若深尺量之以爲

方尺之屬量者祇其受之多寡若實一甬一豆之屬 量之以爲

甬深尺內方尺而闕其外其實一甬其鬻一寸其實一豆其耳三

寸其實一升重一鈞其聲中黃鍾之宮樂而不稅甬註釜同卽論語與之釜之釜

中太聲○內四方各一尺而外爲圓形象天包地也四升曰豆四

豆曰區四區曰鬴鬻一寸者下底深一寸也耳三寸者傍耳深三

寸也三十斤爲鈞甬之重準之黃鍾之宮上下生十二律爲五音

之主甬之聲應之樂之言平也稅猶征也謂賈人所罰度量犯禁

者之布也鈞以取平爲天下法而無事征稅其實布也○說曰鄭

志趙商問樂而不稅司農謂令民得以量而不租稅也屋人職有

稅何也答曰此官量事在市司所以勘諸卑之量器以取平非準

常所用故不稅彼屋人所稅在肆常用者也陳川之曰樂平也謂

五量資之以爲平也月令仲春正權樂管子釜鼓滿則人樂之肯

其義也說者以不稅爲不租稅何哉趙氏曰市量亦樂矣若樂氏

之制民得量用不亦難乎又況三十斤之重何以運而舉之升豆

甬率於一器何以別而量物乎周時制量藏於王府每侯邦子一

量周公頒制於上使民放而爲量若民妄自增損或如家量貸公

量收者則以王制區之下文繼以永啓厥後茲器維則此也是接

陳氏趙氏所駁則舊所謂令民量而不租稅及官量不稅屋市所用則有稅者其說皆非矣夫地官質人職度量犯禁則罰以布而屋人職收之初非中屋應用之量而收以稅也以王府取平之其量而息民間犯禁之稅業本自平而以語誤滋之病也何哉

銘曰時文思索允臻其極嘉量既成以觀四國永啓厥後茲器維

則觀去聲○銘刻於鐘以銘之也時猶是也索求也一云法也允則信極中嘉美也言是乃文德之君思求法度允建厥中以行遠而傳後以明槩而不稅之意也○毛氏曰極至也言君有經緯之文故能思索造其至理楊子云存神索至此之謂也易氏曰王制本乎黃鍾律呂權度量衡皆始於此而禮樂寓焉非時文之君何以探制作之理中庸有其德而無其位不敢作禮樂德與位兼非時文而何哉愚按上文謂豆升此量之法也而尺寸爲度鈞斤爲權衡黃鍾爲律呂凡法皆具其中故言嘉量而以思索通之也

凡鑄金之狀金與錫黑濁之氣竭黃白次之黃白之氣竭青白次

之青白之氣竭青氣次之然後可鑄也此詳鑄金之狀以明改煎

齊之總例而獨於爲量始終言之者李氏謂鑄金莫急於量也煎之初金與錫色方黑濁雖雜尚質至候雜去則大色變而黃白然

亦未淨也久之變而青白則將淨矣其又久白色盡去火色純青則煉精可鑄而合於權準之屬蓋上齊下齊者和金錫多寡之數此則鑄金錫精粗之候也

段氏此序攻金之工之五段氏之職也按前文其職為鑄器今圖未詳其制○易氏曰段氏為鑄器以序工知之凡農器耕以鑄器以鑄獲以鑄臣工詩曰序乃錢鍾序其也良相詩曰其鑄斯趙趙利也周家以農開國而後世以此告其成功宜記以粵鍾為首鍾而段氏專其職與

桃氏為劍臘廣二寸有半寸兩從半之以其臘廣為之莖圍長倍之中其莖設其後參分其臘廣去一以為首廣而圍之此序攻金

桃氏之職也昔錯簡在冶氏之下今正之名桃氏取劍能辟除不祥之義也兩刃合曰臘自脊分曰兩從其柄曰莖臘廣二寸半半之者兩從廣一寸又四分寸之一倍之者莖長五寸也中其莖即謂臘廣為之莖圍也對後大首約而言故云中矣設註謂大也疏謂如益長裕而不設之設其後稍大也首謂柄接刃處也去臘廣之一以為首廣廣一寸七分又三分寸之二也圍猶環也謂為鐔

以環之也。所謂劍夾也。○註曰：華謂在夾中者也。中其莖設其後者，從中以節，節大之後大，則于把易制也。愚按：華在夾中，則劍夾即是劍，而華乃劍所夾也。錦之言單，單被於外，而莖穿其中，正夾之義。或誤釋華為劍夾，則莖柄何以稱夾？是不但義未足，而制者失也。又或謂華在錦以上者，蓋木記自握劍而言，故自首而中而後，以明前後之義，而或自服劍而言，故以首為下，後為上，以明上下之義。與身長五，其莖長重九，錦謂之上制，上士服之，身長四，其莖長重七，錦謂之中制，中士服之，身長三，其莖長重五，錦謂之下制，下士服之。身對華而言，即謂服從也。莖長五寸，身長五倍之，通身莖共三尺，所謂三尺劍也。下制註謂即今匕首，疏謂漢時名小劍為匕首也。餘見弓人。

兩人為甲，犀角七屬，兕角六屬，合甲五屬。犀甲壽百年，兕甲壽二百年，合甲壽三百年。屬音注。○此片攻皮之工之一，兩人之職也。名兩人者，包兩之不傷人也。屬之言積甲之札葉相續也。合，猶重也。以犀皮為甲，七節相續，用之可歷百年。兕皮六節相續，歷二百年。重犀兕為之，五節相續，歷三百年。愈堅則

也。凡為甲必先為容然後制革權其上旅與其下旅而重若一

以其長為之圍。旅齊同。容象也。謂人身小大長短之象也。制裁也。上旅腰以上。下旅腰以下。重若一者。腰上腰下

等重也。以其長為之圍。欲相稱也。○王氏曰。人身有大小長短過

之則有餘。不及則不足。惟因人身為容。然後以之制革。則無二患

也。凡甲鍛不擊則不堅。已鍛則槩。鍛煉也。擊之言致也。槩

柔屈也。言煉當適中也。凡察革

之道。厭其鑽空。欲其密也。厭其裏。欲其易也。厭其朕。欲其直也。樂

之欲其約也。舉而厭之。欲其豐也。衣之欲其無齡也。空孔同。悉音

音械。○孔名鑽者。孔若鑽者然也。悉。縝密貌。裏。革內也。易。無敗處

也。朕。縫痕也。縝。密也。舉。取也。平仲。王氏曰。約則密。緩而不粗。全。登

則九鹿而不削。較也。餘。當參差也。厭其鑽空而密。則革堅也。厭其裏

而易則材更也。厭其朕而直則制善也。樂之而約則周也。舉之而

豐則明也。衣之無齡則變也。更。平聲。○更。變也。汰而變之也。周。密

也。明。有光耀也。變。如惟變所適之變

通變隨人
便以利也

鮑人之事望而厭之欲其茶白也進而握之欲其柔而滑也卷而

搏之欲其無池也厭其著欲其淺也察其線欲其藏也鮑故書作

下按有引而信之欲其直也八字脫簡在下節信仲詞卷上聲搏

先鄭讀作縛下並同○此序攻皮之工之二鮑人之職也鮑作鮑

者蒼頡篇有鮑堯郝氏謂鮑為鞣革之名也茶茅華其色輕白脰

謂以手煩擗之也搏讀為縛約束之也春秋傳幣錦二兩縛一如

瑱是也連傾敬貌著鋪也淺謂鋪均而革欲其茶白而疾滑之則

堅欲其柔滑而脰脂之則需引而信之欲其直也信之而直則取

材正也信之而枉則是一方緩一方急也若苟一方緩一方急則

及其用之也必自其急者先裂若苟自急者先裂則是以博為倏

也卷而搏之而不迫則厚薄序也厭其著而淺則革信也察其線

而藏則雖傲不羈解先鄭讀如沽渥之淵需故書作割先鄭讀如

滑也之下脫簡在木節轉先鄭讀為礪疾速也革不使久居乎水乃不

當讀如字無音吝先鄭讀為礪疾速也革不使久居乎水乃不

腐也厚也革須多潤以脂始不燥也正對聲也裂壞也慢作煎

後菱皆慢也緩急不均而急先裂則革雖廣猶狹也一云當讀如

字慢馬慢也博猶博名高之博言革敗壞如此將焉用之但

博為此等而已蓋極形材不可枉之意也片猶均也羸傷也

鄭人為皋陶長六尺有六寸左右端廣六寸中尺厚三寸穹者三

之一上三正此序皮之工之三鄭人之職也皋陶鼓名猶下文

鼓六面也即此是也長六尺六寸通謂其身也左右端謂兩頭中

謂腹也廣六寸中尺皆自各版言之鼓圖凡版二十計兩端共

闊十有二尺其中共闊二十尺闊三徑一計兩端徑四尺其中徑

六尺六寸又三分寸之二也下二條總言兩端之鼓徑此析言兩

端之版數語其實則一也厚三寸總謂端與中之厚也穹猶穹隆

之穹也其端廣六寸而其中尺計其穹當加三分之一有奇云三

之一者約詞也上謂穹之上與兩端之上也正猶平也長六尺六

寸穹者居中約二尺有流為一平其兩端約各二尺有流亦各為

一平所謂曲而有直體者明與俗句落折異也○司農曰韓書或
 焉戰皋陶鼓木也註曰韓或為勸以皋陶名官也皋陶之陶從革
 則陶也郝氏曰皋與高通鼓長曰皋古者為土鼓无匡故名陶後
 世以木板合之也愚按諸說皆不如賈義為正先鄭但言鼓木
 于皮無與後鄭不訓木而訓革似矣亦未指言何鼓也此鼓視
 下二鼓較近而短而郝氏以為鼓長曰皋義亦相反今玩下二條
 鼓長八尺鼓四尺中圓加三之一謂之鼗鼓即鼓人以鼗鼓鼓軍
 與得而不及鼓之名稱則皋陶當為鼓名豈第如數者之說哉
 事也四尺謂鼓徑其圍當十有二尺中圓加三之一為十有六尺
 上條分言各版之廣數又總言寬數此皆自總數而言故云鼓四
 尺中圓加三之一也不言為鼗鼓長尋有四尺鼓四尺俗句落折
 三正家上文而言省文也為鼗鼓長尋有四尺鼓四尺俗句落折
 鼗鼓即擊鼓鼓人所謂以擊鼓鼓役事也不言中圓亦蒙凡冒鼓
 上文也俗句落折謂兩頭與中圓如落折然不三正也積環謂
 必以啓蟄之日以其日冒者象雷震動也良鼓瑕如積環漆之文
 漆然也鼓大而短則其聲疾而短聞鼓小而長則其聲舒而遠

說見龜氏

韋氏此序攻皮之工之四韋氏之職也今闕未詳所職按皮生曰韋氏

如韋氏所掌之韋必符熟而後可爲或

者韋氏所掌者用於升服之類耳

裘氏此序攻皮之工之五裘氏之職也其職蓋掌爲裘今闕亦未詳其制易氏曰天官掌皮掌爲大裘之屬此復有裘氏亦猶

春官有典瑞此復有玉人也蓋裘氏

掌制之而掌皮總其事以共其用也

黻績之事黻五色東方謂之青南方謂之赤西方謂之白北方謂

之黑天謂之玄地謂之黃青與白相次也赤與黑相次也玄與黃

相次也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

之黻五采備謂之黼土以黃其象方天時變火以圉山以章水以

龍鳥獸蛇雜四時五色之位以章之謂之巧

爲設色之工之一之

二而二工名與職今前闕但存此發端之詞猶攻木攻金諸工之
有總字也畫者畫其形績者績以色對文言之凡衣績裳績之屬
皆先畫而後績績若散文則畫績通稱也雜謂蒼萃也此總言之
也次此也備會也合也績亦謂其色也東方謂之青以下自五行
之方位而言青與白相次以下自五行之對待而言青與赤謂之
文以下自五行之流行與其會合而言此先推言五色之屬也圖
畫謂形如半環也土色黃象方無所變也天則隨時而色變矣火
象其性山章象其文水龍之屬象其物凡皆布五行於四時形
爲五色而錯綜其位以章之故謂之巧此乃指言雜五色爲畫績
之事也然水以下疑有闕○鄭謬曰青至黃凡色六獨言五色
何也玄與黑皆北方之色其辨則玄淺而黑深若其體初不其遠
故言五也陳用之曰畫爲之畫而已績則爲之會五采焉畫績不
止用於衣裳故不言所會而統言其事註指畫於衣績於裳以實
之不拘可也王昭禹曰古之畫績之事見於衣服車旗宮室器械
之間者其爲象豈一端而已哉俾以觀天之文俯以察地之理近
取諸身邊取諸物或象其形與其性或象其色與其用道德之義
長命之理皆寓乎中將使人目見畫績之事後素功畫績謂文素
經心會而得乎不言之大法也凡畫績之事後素功畫績謂文素
語云繪事後素記云甘父和曰
受采此也此又推本言之也

鍾氏染羽以朱湛丹秫三月而熾之淳而漬之三入爲纁五入爲

緇七入爲緇湛沈同秫音述○此序鍾氏之職設色之二之三也

以飾車旗之屬若巾車重翟厭翟司常全羽析羽是也朱謂朱砂

也湛浸也丹秫丹色秫也熾炊也淳與醲氏湛淳其帛之淳同沃

之使自厚也漬染也凡染羽先以朱砂沈浸丹秫久乃炊熟因以

羽淳沃漸漬使之相入而後染成也人對染也爾雅之染謂之緇

再染謂之緇三染謂之緇赤侵黑爲緇赤反黑爲緇○疏曰染布

帛者在天官染人此鍾氏惟染鳥羽而已要用朱與秫則同也染

人云春暴練夏多纁則以朱湛丹秫當在季春至三越月爲季夏

盛暑熟酒之時斯熾而染之與此及爾雅皆不言四入六入今按

士冠禮朱紱鄭註朱爲四入蓋纁更入赤汁則爲纁是五入又入黑

汁而入黑汁則爲緇是亦四入又入黑汁則爲緇七人也鄭註謂俗作鳥

頭亦多黑少色如之也愚按三入爲纁此朱湛丹秫之所染也若

緇纁所入之黑汁不言其物蓋省文與以夏采纁推之羽當

染爲五色如夏翟文今惟言染赤及黑者舉二者例之也

筐人此序筐人之職設色之工之四也今闕未詳所職或曰筐謂

匱筐以貯諸者蓋掌麻績之屬與今按下職掌涑絲若帛此

字凍績若布
恐義當然也

幌氏凍絲以浼水漚其絲七日去地尺暴之晝暴諸日夜宿諸井

七日七夜是謂水凍凍音練浼音悅暴音僕○此序幌氏之職設色之工之五也名幌者治絲帛而熟之為幌

也在設色之上者沐治而後可染也灰涉水為浼水漚浸也七日者取其浸淫去地尺者取其高潔晝暴諸日溫以陽氣夜宿諸井

氣也凍帛以欄為灰渥渥其帛實諸澤器淫之以履清其灰而

盤之而揮之而沃之而盤之而塗之而宿之明日沃而盤之晝暴

諸日夜宿諸井七日七夜是謂水凍欄椽同淫書或為湛並漚同○欄木名渥如春秋傳贈人

渥管之渥不言日數木渥絲而言也澤器滑澤之器履謂其灰淫者湛淫之令帛白也清猶澄也晝謂出晝也俟灰澄而出漚以晞

之其灰未淨者則揮而出去之也沃沃以水也塗又塗以履也宿經宿也渥渥其帛以上晝暴諸日以下與凍絲多同其間又淫以

履又沃以水又塗以履而加治如法則凍帛所獨也所以然者治絲恐焚故宜簡治帛後白故宜詳也

王人之事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命圭九寸謂之桓圭公守之

命圭七寸謂之信圭侯守之命圭七寸謂之躬圭伯守之○信同

多闕文錯簡王氏詳說遲以春官典瑞定之本節天子守之之下

有大圭大琮圭中必三條錯簡在後伯守之之下又脫穀璧圭璧

二條而皮帛一條亦錯簡在後也王氏說附錄本工之末○此序

王人之職利摩之工之一也鎮圭取安鎮四方之義尺有二寸其

長也命圭者王所命也桓取其強而有立信取其尊而不屈躬取

其卑而不休也○王氏曰天子之鎮圭言尺寸不言厚薄例以宗

后內鎮之文則知厚一寸廣四寸矣諸侯之圭亦不天子執冒四

信厚薄被雜記之文則知廣三寸厚半寸矣餘放此

寸以朝請侯朝音潮後○名玉曰冒言德能覆冒天下也四寸者以小爲

貴也○疏曰按書傳古者天子執冒以朝諸侯見則覆之註云君

思覆之臣敢違是也顧命孔註冒玉邪刻之方四寸用冒諸侯之

圭以齊瑞信也彼註不言冒以覆天下者義得兩舍故註異也敬

仲鄭氏曰古者天子頒瑞於諸侯而使守以爲實來朝必輯合爲

驗故天子冒圭則亦刻其下諸侯瑞圭則邪刻其首上下相合以

立信也波儀王氏曰冒圭以齊瑞信猶今之合符以一環冒天下

立信也波儀王氏曰冒圭以齊瑞信猶今之合符以一環冒天下

立信也波儀王氏曰冒圭以齊瑞信猶今之合符以一環冒天下

之主則公侯伯之圭闊狹等也。天子用全，上公用龍，侯用瓚，伯用
將。按王氏詳說此節當在下文裸圭條之後。此節註疏以下皆
稱也。惟天子全用玉，上公止以玉為龍首，侯止玉為瓚，伯止玉為
將，餘皆以石之次玉者也。鄭謬曰：以器言之，龍處其首，瓚處其中，
將處其後，以德言之，公居其上，侯居其中，伯居其後，此用玉次第
之意也。不言子男所用者，大行人云：子男不酢，則不用裸器也。愚
按二說文義極明。此節本實，在裸圭條之後，緣錯簡於此文無
所屬，故舊說率為之闕。王氏詳說合裸圭為文，則二說之有益明
而舊說不。繼子男執皮帛。按王氏詳說：此上有闕文，說詳前後。
繼之而文不全也。○鄭謬曰：大宗伯孤執皮帛，謂王之孤也。此命
公之孤，四命以皮帛，祇小國之君，則侯邦之孤也。二者皆執皮帛，
但王之孤以虎皮，公之孤以豹皮，非王之孤不當繼子男，故註獨
謂公之孤也。然典命諸侯之適子未嘗以皮帛繼子男，則此蓋兼
諸侯之適子而不止公之孤矣。愚按此條本無與乎玉人之事，乃
約諸臣之六摯以繼邦國之六瑞，故牽連及之，而命圭璋既不及
于男，穀璧蒲璧之制，此句錯簡於此。而文又不全。宜王氏辨其脫誤也。天子圭中必上氏詳說此節

上有脫文○釋謂人主之屬以組約其中也疏曰獨言天子釋不言諸侯者舉上以明下也按聘禮王等諸侯及聘使所執圭璋皆有纁繅及紉組約圭中央以防失墜即此中必之類也四圭尺有二寸以祀天大圭長三尺

杼上終葵首天子服之上圭尺有五寸以致日以土地祿圭尺有

二寸有瓚以祀廟此節上上條後學誤節文錯簡在此餘錯簡

言殺也終葵謂椎也齊人謂椎為終葵於杼上為之明無所屈也

服之即典瑞所謂指以朝日也致猶至也土地之土指度也冬夏

毛以度日景之至否建邦國則以度地而制域也瓚即侯用瓚之

瓚也○註曰裸之言灌謂始酌奠獻也瓚如盤其柄用圭有流前

注疏曰按小宰註惟人道宗廟有裸天地至尊不裸故此惟云以

祀廟又按典瑞兼云以裸賓客此不言者文畧也註言瓚如盤者

漢禮文瓚如盤大五升口徑八寸下有盤口徑一尺言有流前注者下三璋之勺鼻寸是也琬圭九寸而縹以

象德琰圭九寸判規以除慝以易行縹縹同此節之末有牙璋一
日琬縹者所以藉圭也諸侯有令德則使者執以錫命之故云象
德圭自半以上刻至首曰琬判規者其半不刻而下為圓形也諸

侯不德則使者執以戒勅之故云除應易行也○疏曰按雜記凡主剡上寸半耳琰圭半以上剡至首其下半如規為琰飾除應除

也故言琰琰圭以除應易行義事也故言判規璧羨度尺好三寸

以為度好去聲此節之首有圭圭一條錯簡在前末有駟琰一條

此殺其兩旁一寸以羨其上下故旁徑八寸而崇徑則一尺也好

者璧內孔也爾雅肉倍好謂之璧好倍肉謂之瑗肉好若一謂之

環此則兩旁肉徑其五寸而孔徑三寸所謂旁徑八寸也以為度

言尺寸之度起於此也○註曰羨射延也其羨一尺而廣殺也疏

曰註以羨為不闕之貌蓋璧闊徑九寸今殺其廣一寸以圭璧五

益羨之一寸則上下之羨凡一尺左右之廣凡八寸也圭璧五

寸以祀日月星辰璧琮九寸諸侯以享天子圭璧條錯簡見前

文錯簡在此○五寸言圭之長度璧之闊徑也九寸言璧之闊徑

琮之方徑也○疏曰璧琮稱九寸者據上公九命若侯伯當七寸

子男當五寸也王氏曰小行人合六幣璧以帛琮以錦諸侯享王

君后之禮也璧禮天之玉以享天子琮禮地之玉以享后此不言

享后者以天子穀圭七寸天子以彤女此下有璋亦加之一條

為主省文也穀圭七寸天子以彤女錯簡在下節○穀圭圭圭

為栗文如大璋中璋九寸邊璋七寸射四寸厚寸黃金勺青金外

朱中鼻寸衡四寸有纁天子以巡守宗祝以前馬大璋亦如之諸

侯以聘女射音石下並同衡橫同纁篆同守狩同此下各節錯簡

車飾備中璋飾稍殺邊璋但飾邊而已故名邊也射璋琫出者也

射與其厚通三璋而言也三璋為勺之柄所謂將也黃金為勺

以青金飾其外而朱其中所謂璜也其所謂龍也衡謂勺徑也圭

神也巡守有事於山川則視其大小之等以三璋盛也祿神故奉

以先馬而行也大璋亦如之二句王氏謂承上殺圭天子以聘女

之文而錯簡於此也蓋大璋亦如殺圭之七寸而圭與璋異故曰

亦如之舊乃謂大璋亦如邊璋之長七寸射四寸也則射四寸以

下本大璋中璋邊璋三者所同又何用言璋圭璋八寸璧琮八寸

以頰聘璋者圭璋牙璋中璋七寸射二寸厚寸以起軍旅以治兵

牙璋璋有鉏牙也中璋謂次於牙璋者駟琮五寸宗后以為權大琮十有二寸射

四寸厚寸是謂內鎮宗后守之駟琮七寸鼻寸有半寸天子以為

權駟註讀為組○駟琮謂以組繫琮也宗后謂王后宗者尊之之

權詞陳氏謂后繼王理內治為天下宗也以爲權者謂爲稱錘之

式后亦有稱絲之屬故也內鎮對天子鎮圭而言鼻所以繫后不

言鼻省文也○毛氏曰王性堅栗用爲器以麗其法則法亦與傳

而無窮故先王即璧以起度即琮以爲權易氏曰此與璧瑱起度

之意同知璧瑱起度而度不以璧則知駟琮爲權而權不以琮蓋

權度法所自出而政事係焉先兩圭五寸有邸以祀地以旅四望

王慮其制之亂故托於璧琮耳兩圭五寸有邸以祀地以旅四望

邸本也典瑞兩瑑琮八寸諸侯以享夫人案十有二寸句棗栗句

圭有邸是也瑑琮八寸諸侯以享夫人案十有二寸句棗栗句

十有二列句諸侯純九大夫純五夫人以勞諸侯勞去聲節首有

在前○夫人先鄭謂王之夫人是也琮九寸以享后則瑑琮八寸

以享夫人矣案謂玉飾案也十二寸謂高也列之言行也純猶皆

也註謂棗栗實於方簋設諸案凡十二案爲列非謂一案之上棗

栗十二列也十有二列之下又言於諸侯皆九於大夫皆五則十

二列爲二王之後明矣不言二王之後蓋省文與言夫人勞不言

后勞及勞諸侯不言大夫並放此○王氏詳說曰天子之妃曰后

其次曰夫人諸侯之妃止曰夫人按聘禮夫人使下大夫勞以竹
筥方疏謂諸侯夫人勞賓有竹筥以盛棗栗而無筥而后勞賓則
有案是玉案爲后勞設也鄭氏不知夫人以勞之上闕后字乃以
爲記時諸侯僭稱王而夫人之執不改故稱夫人也如其說則本
職又何以有宗后爲權與宗后守之之文乎王昭禹曰后夫人佐
后以致內治王於賓客致酒而后夫人亦致飲故王勞賓客而后
夫人亦勞諸侯大夫璋邸射素功以祀山川以致稍餼稍說見前
陰陽相成之義也

○素功無珠飾也此章泛言祀山川明非巡狩時所祀也○王氏
詳說曰記多戰國間事惟王人職與典瑞同典瑞言其名與用玉
人言其名與制王人爲之典瑞掌之此周制也然文經秦火非闕
則錯典瑞以王晉犬圭以下列爲各節而五禮之用畢矣若玉人
言公侯伯之圭而不言子男之璧言繼子男而不言孤言案十二
以勞諸侯而不言后凡皆闕文也又天子圭中必節當在天子服
之下不容間於皮帛之後天子用全節當在宗祝以前馬之下
不容間於以朝諸侯之後瑑琮以享夫人當在璧琮以享天子之
下不當間於旅酬望之後大璋諸侯以聘女當在穀圭天子以聘
女之下不容間於宗祝以前馬之下宗后以爲權當在天子以爲
權之後不容間於牙璋以治兵守之後璧羨以爲度當在駟琮以
爲權之下不容間於琰圭以易行之後宗后守之當在天子守之

之下不容間於宗后以爲權之後以至四圭兩圭圭璧璋邸射文
當連琬琰琰圭璋璧琮連文亦如之各不容相間凡皆錯文也鄭
氏雖知不言子男之爲闕他無一言及者此所以多失而今定之
也愚按記文體製非一乃雜蒼各書而成如戴記曲禮樂記月令
之屬及儀禮傳所記各條之類本非完書又况散亡之餘各工多
缺其存者復不備乎且如本工於典瑞固多合而散逸已甚鍾氏
之於染人矢人之於司弓矢亦然或乃疑玉人序次頗以圭璧璋
琮分類似非脫錯然如穀圭雜於璋兩圭璋邸雜於琮分類云何
故知王氏之論爲得也茲一因王氏所
定附恭三條而備列如左學者詳之

玉人之事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

天子服之大琮十有二寸射四寸厚寸是謂內鎮宗后守之天

子圭中必

此一節即典瑞所稱王晉大圭執鎮圭以朝日之玉器而附言后之鎮琮與王之圭繹也

命圭九

寸謂之桓圭公守之命圭七寸謂之信圭侯守之命圭七寸謂

之躬圭伯守之命璧五寸謂之穀璧子守之命璧五寸謂之蒲

璧男守之孤繼子男執皮帛天子執冒四寸以朝諸侯瑑圭璋

八寸璽琮八寸以類聘

此一節即典瑞五等諸侯以朝覲宗遇會同於王以類聘於王之圭瑞而諸侯

之相朝聘亦如之也原本

缺命璧以下二十三字四圭尺有二寸以祀天兩圭五寸有

邸以祀地以旅四望圭璧五寸以祀日月星辰璫邸射素功以

祀山川以致稍餼祿圭尺有二寸以祀廟天子用全上公用龍

侯用瓚伯用將大璋中璋九寸邊璋七寸射四寸厚寸黃金勺

青金外朱中鼻寸衡四寸有纁天子以巡守宗祝以前馬

此一節即

典瑞四圭以下以祀天地日月星辰山川與宗廟賓客之玉器琬圭九寸而纁以象德剡圭九

寸判規以除慝以易行牙璋中璋七寸射二寸厚寸以起軍旅

以治兵守

此一節即典瑞牙璋以起軍旅琬圭琬圭以治德除慝之玉器也

土圭尺有五寸

以致日以土地璧羨度尺好三寸以爲度駟琮七寸鼻寸有半

寸天子以爲權駟琮五寸宗后以爲權

此一節即與瑞圭圭以致日與璧羨以起度之

玉器也

穀圭七寸天子以聘女大璋亦如之諸侯以聘女

此一節即與瑞

穀圭以和雖聘女之玉器也

璧琮九寸諸侯以享天子宗后琬琮八寸諸侯

以享夫人案十有二寸嘉樂十有二列諸侯純九大夫純五宗

后夫人以勞諸侯

此一節即與瑞凡賓客其玉器之意也原本缺兩宗后字

柳人

此序柳人之職刮摩之工之二也今闕未詳所職或曰柳者梳理之義此工主刮玉石而發玉人雕人琢治之也或曰掌

爲柳柳之屬亦刮摩之事也

雕人

此序雕人之職刮摩之工之三也今闕亦未詳所職按工以雕名當以雕琢玉爲職詩追琢其章是也然玉人既掌爲圭

璧之屬則此其掌爲凡玉器者與凡玉皆雕而雕人與玉人分

名者蓋玉以圭璧之屬爲重故獨名玉人而餘止名雕人也

矢人爲矢鏃矢參分第矢三分一在前二在後兵矢田矢五分二

在前三在後殺矢七分三在前四在後此序矢人之職刮摩之工

亦以序工正之三分謂三分其矢之長也五分七分放此一前一

後其前較重二前三後前稍重三前四後前不甚重凡此蓋以各

矢而分爲三等也然司弓矢職云在矢挈矢利火射用諸守城車

戰殺矢鏃矢用諸近射田獵鏃矢第矢用諸弋射恒矢庫矢用諸

散射此名數不符未詳據註疏第與殺二字互錯兵矢田矢卽謂

恒矢挈矢也蓋如司弓矢之文亦鏃矢殺矢爲一類兵矢田矢爲

一類第矢增矢爲一類恒矢庫矢爲一類其言第矢不言增矢以

同類故畧之又不言恒矢庫矢之類以其前後皆四分無所輕重

故又畧之司弓矢據事之重者爲先故守城車戰之在矢挈矢首

列之此據鏃之重者爲先故一前二後之鏃矢殺矢首列之也按

註疏如此頗與司弓矢相合但矢人爲刮摩之工其輕重當以矢

爲準而不以矢鏃爲差觀下文刃重三垓句則矢鏃之前重固

爲通制而其輕重之三等自係於等以矢鏃之重有定量而三分

殺一之關得不言其定制也况鏃矢殺矢用諸田獵弋射而不以

田矢名在矢挈矢用諸守城車戰乃以田矢名卽其第子趙商早

疑其不相應矣乃執司弓矢之文各以二矢相重而殺與第互爲

更變亦何據乎或曰兵矢通謂戰守之枉矢挈矢田矢謂弋射之
矯矢司弓矢以其用言每二矢爲一等八矢凡四等矢人以其保
言或一矢或二矢或三矢爲一等六矢凡三等并餘二矢亦凡
四等也則弗矢殺矢之不必互敗亦明矣其說近是姑存之
分其長而殺其一五分其長而羽其一以其奇厚爲之羽深殺去

並同奇讀爲葉○奇謂矢幹即葉人藏之葉也殺破也奇長三尺
減其前一尺以置鏃也羽其後六寸以護本也深射淵也厚謂徑

也水之以辨其陰陽夾其陰陽以設其比夾其比以設其羽參分

其羽以設其刃則雖有疾風亦弗之能憚矣比音避○辨以水者

卽括也矢比於弦而發故名也分猶倍也刃通鏃而言也刃連於

鏃對文則刃鏃有二三各散文通名刃也設比必夾其陰陽而設羽

必夾其比者欲陽浮與陰沉鈞設刃必三分其羽者欲金重與羽

輕鈞也憚驚也總結上文之詞○疏曰註云弓之矢則設比在箭

之兩旁者以弓臂用之故也云云凡矢皆設羽於四角者無間弓之矢比在兩旁

弩之矢比在上下刃長寸闊寸鏃十之重三垓刃卽冶氏所謂殺

羽皆設於四角也

刃而連言之也。不言殺矢而直言刃者，刃長寸以下爲凡矢之通制矣。舊謂刃長寸，當爲長二寸，長下脫二字者，誤。○疏且註知長下脫二字者，據上矢長三尺五分，其長而羽其一三分，其羽以設其刃是羽長六寸，刃長二寸也。若刃一寸，則羽三寸，而矢一人五寸，便太短，故知脫也。愚按此註疏誤疑此文有脫也。果刃長二寸，豈有治氏職長下脫二字，而此亦適長下脫二字之理，亦豈有治氏職不訓其長下脫二字，而此忽訓其長下脫二字之理耶？且如其說，刃長寸，則羽三其刃，矢五其羽，而矢誠太短，豈知刃若二寸，則銚十其刃，而銚又豈有長至於二尺者乎？夫云三分其羽以設其刃，不云三分其羽之一以爲之，刃長則非言刃長之數可見而三設字皆言設之之處，亦必無設此設羽言其處而設刃獨言其長之理。又可見也。夫三分其羽之分，猶倍也。謂於三倍其羽之處設其刃之銚也。凡矢約長三尺，計自刃至銚共尺有一寸，而自刃之銚至羽末共一尺八寸有奇，則設刃之處凡三倍羽長六寸之數，其義甚明。明加以此，則長三尺矣。其不言設銚而言設刃者，設刃正以殺刃也。凡此記所言分字，有四例：有於兩件而彼此對言分者，如此言五分矢長而羽其一及各職言某去某幾分之幾，某以某幾分之幾是也。有卽一件而前後對言分者，如此言銚矢三分一前二後之類。有分三分二前一後之類是也。有不分彼此前後但言幾分而知其中較於幾分之一上，都於下幾分之一者，如

其屋三分及堂涂十有二分之屬是也。又有似分彼此前後而非以一分析而為幾分，乃以一分疊為幾分者。如此言三分，其羽以設其刃是也。四例中例有正變，即義有淺深，則此非以一析為三分而言刃長之數，乃自一聲為三分而言設刃之處，益見次註未詳盡各義，而幸改刃長。前弱則俛，後弱則翔，中弱則紆，中強則揚，羽豐則進，羽殺則趨，是故夾而搖之以砥其豐殺之節也。槌之以砥其鴻殺之稱也。揚言躁，稱去聲。○此以下中言之也。翔，回紆曲新也。槌，亦曲也。鴻，即強殺，即弱也。言矢之勢須鴻殺相稱，若前以則行低殺弱，則行旋中弱，則行曲中強，則行起而矢之羽須豈殺有節，若多羽則行緩，少羽則行急，故以指夾矢而搖之，又以指攝幹而曲之，欲其有節而相稱也。此皆視已成之矢也。凡相 箭欲生而搏，同搏欲重，同重節欲疏，同疏欲栗。相去聲。搏，固同。○也。栗，色如栗也。固，同擇重。重，同擇疏。疏，同擇栗。如是，則材美而矢善矣。此相未成之箭也。○王氏曰：箭者，雖出於工巧，而材苟不美，雖工亦不能易而為良所。爾好胡之箭，材美故也。

磬氏爲磬倨句一矩有半其博爲一股爲二鼓爲三參分其股博

去一以爲鼓博參分其鼓博以其一爲之原已上則摩其旁已下

則摩其端

端端同劉音穿木或作端○此序磬氏之職利摩之工

股一矩有半各約言其度也俞氏曰鼓在下狹而長股在上廣而

短以長掩短則鼓長於股者半矩是倨得一矩有半也以廣掩狹

則股廣於鼓者半矩是倨得一矩有半也其博之博謂股博也股

博三之一爲鼓博明鼓狹於股也以鼓博三之一爲博明股鼓同

博三之一爲鼓博明鼓狹於股也以鼓博三之一爲博明股鼓同

厚也賈氏曰以律推之如黃鐘之聲律長九寸其博爲一是股廣

一律爲九寸股爲二是股長二律爲一尺八寸此其上廣而短也

鼓爲三是鼓長三律爲二尺七寸三分其股博之九寸去一以爲

鼓博是鼓博六寸此其下狹而長也又三分鼓博之六寸以其一

爲之厚則下鼓若上股各厚二寸矣已過也上下猶言清濁也端

猶首也摩石之厚薄以調聲之清濁也○註曰磬之制有大小此

倨矩以定倨句非必用其度耳博謂股博也假令股博四寸半者

股之長當九寸鼓之長當一尺八寸也疏曰按樂云磬前長三律

二尺七寸後長二律尺八寸是磬有大小之制也此倨句一矩有半皆假設言之以定倨句及其作磬非必用其度自依律長短爲之也凡樂器厚則聲清薄則聲濁今磬太清是石太厚故摩使薄薄而廣則濁也聲太濁是石太薄不可使厚故摩使短短則形小形小則厚厚則清也愚按鼓謂其上下大者以其有股形故名股也鼓謂其下小者以其常擊處故名鼓也註知其博爲股博者下文鼓博皆言其博則其言股爲二鼓爲三皆言其長又可知也

陶人爲甒實二鬴厚半寸脣寸盆實二鬴厚半寸脣寸甒實二鬴厚半寸脣寸七穿高實五鬴厚半寸脣寸庾實二鬴厚半寸脣寸
甒音達高首力鬴音胤下鬴同○此序陶人之職博者上之也無底爲甒有底爲盆有底而七穿爲甒高者也甒實二鬴人職甒實見下職甒甒以蒸盆以盛高以烹調甒庾以量音尼器也○疏曰甒實一斗二升下鬴豆實二而成鬴有庾文而九部云最請爲甒受三斗見聘禮記何耶且聘禮記解受三斗乃六受三斗其言爲甒故註不從而以下鬴定之也庾實二斗四升有註讀如甒語與之庾之庾按小爾雅四升爲豆四豆爲區四區爲釜二釜有半爲數聘禮記十六斗曰數註云今文數爲甒則逾卽爲庾而

受以十六斗矣。蓋庚有二法與。左傳昭二十六年申豐餽齊高歸粟五千庚。杜注亦云。庚十六斗。此知庚有二法也。愚按。穀貴一斗二升。注疏據下職以辯先鄭訓嚴之失。善矣。至庚實二十四升而註訓如論語與之庚之庚。疏因引小爾雅及聘禮記之文而以爲庚有二法。則習誤致之也。考小爾雅成於漢初。孔鮒其云四升爲豆。四豆爲區。四區爲釜者。乃本左氏齊晏子所稱齊之舊量。豆區釜各自四以登之文。而其云二釜半謂之數。二數半謂之釜。二釜謂之鍾。二鍾謂之秉。其則又非齊舊量。釜十則鍾之七。文而雜撮陳氏新量所加。及聘禮記十斗曰斛。十六斗曰藪。十藪曰秬。文與音異。量然勝禮記及小爾雅。二釜半皆爲數。數者叟其於庚。文與音異。量數之多與寡迥異。何得妄以數而爲庚耶。聘禮記註云。今江淮之間。量名有爲數者。今文數爲通。夫云量名有爲數者。則其量非卽爲庚。明甚。而其云今文數爲通。則通字非卽爲庚。亦明矣。而疏乃硬云通卽庚也。初不顧字音與量數之異。率以合之。而因云庚有二法也。亦何耶。且據小爾雅。二數半爲釜。二釜爲鍾。是陳氏新量之八石爲鍾。非齊舊釜十爲鍾之六石四斗矣。則後世鍾之量有二法。而庚固無二法也。據杜注左傳訓庚爲六斗四升。然今考魯申豐爲季氏行賄於齊。梁丘據而欲因高歸以通據。乃許僂歸粟五千庚。且爲請。後於高氏以啖之。則其所云五千庚者。當是二斗四升之庚。其千二百斛若十六斗爲庚。當八千斛。則賄據止錦百

四而隋時反至八千斛且爲之請後於高氏理尚同考經傳庾爲二斗四升初非聘禮記十六斗之數問通耶然則歷
考經傳庾爲二斗四升初非聘禮記十六斗之數問論語集註亦
云史十六斗又何也此誤自包何之註後人仍之而集註未反改
也論語出自聖人考工記周末之書書雖殘闕而職司明也聘
禮記之去論語小爾雅之去考工皆未甚遠自後漢包氏誤執邇
爲庾而爲十六斗之註魏何晏因之而晉杜預之註左傳唐賈氏
之疏暢暢與考工及宋邢氏之疏論語展轉成銅而經義之亂久
矣夫子華義不合與眾而子始少與以字之故於其請益而釜之
外加以二般之與是外證之義非有難通也經義之止於朱子
者亦多矣豈以在唐未及改而令終亂於後與以之說哉
旄人爲簋實一敵崇尺厚半寸扃寸豆實二而成釐崇尺此序旄
搏墮之王之也其器不復器豆敵說見上秦宗廟皆
用木蓋今用瓦蓋者蓋崇尺外地外神尚宜用木絕之類也
凡陶旄之事舉舉樽器不入市陶人旄人治器之法以絕結上文
也其結室也舉舉也其破裂也星墳起也不入市者不任用也
陳之曰其如髮之髮言其聚而高也聖如土之聚言其聚而
波也王氏曰髮舉言其聚而高也聖如土之聚言其聚而
者王制用器不中度不粥於市此之謂也器中鼎豆中縣膊崇

四尺方四寸。中並去聲。腹音輪。縣懸同。○膊器式也。凡爲器樹式
正其體而爲豆。又懸繩以正其柄也。方猶厚也。一云
謂四方之厚也。以高四尺方四寸爲凡。取正之式而隆殺皆不外
此。蓋不特上文厚半寸崇尺之屬矣。○註凡膊讀如車輪之輪。既
以泥而轉其均。乃樹膊其則以倣度而應之。其器則正也。凡
爲器高於此則埒不能相勝。厚於此則火器不交。故取式也。